



印  
光  
大  
師

的啓示

釋見文 編述

佛法修學以古德爲師是好方法  
古德對我們的教導  
就在他們的著述中  
只要遵循他們的教導  
就是他們的好學生  
認真行之 就能成就

一切佛經及闡揚佛法諸書。無不令人趨吉避凶。改過遷善。明三世之因果。識本具之佛性。出生死之苦海。生極樂之蓮邦。讀者必須生感恩心。作難遭想。淨手潔案。主敬存誠如面佛天。如臨師保。則無邊利益。自可親得。若肆無忌憚。任意褻瀆及固執管見。妄生毀謗。則罪過彌天。苦報無盡。奉勸世人。當遠罪求益。離苦得樂也。

【目次】

八 序文

一五 第一篇 聖者風範

一六 印光大師略傳

一八 出家的決心

二一 領執供眾 專修淨土

二三 缺乏善根的少年

二六 調教調皮僧

二八 舍利子的省思

三〇 誨人不倦

三二 不戴高帽子

三四 清廉儉樸

三六

虛懷若谷

三七

以身作則

三九

自在念佛

四〇

慎行

四一

妳的志向太高尚了！

四三

不夾雜

四五

聖量會

四八

教育兒女最重要

五〇

慈悲無障礙

五二

你的信願堅定嗎？

五四

靈驗的大悲水

五七

謝絕來信啓事

五九

一個將軍的故事

六一

不平凡的夢

六五

以道伏虎

六七

正氣凜然

六九

學忍辱

七二

悲心無限

七三

印光精神

七五

惜福習勞

七八

往生佛國

八三

第二篇 殷殷教化

八四

念佛的方法

- |     |               |
|-----|---------------|
| 八九  | 讀經的方法         |
| 九〇  | 抄經的方法         |
| 九一  | 殘破經典、佛像的處理方法  |
| 九三  | 什麼經典最殊勝？      |
| 九四  | 如何對治妄想？       |
| 九五  | 見到異相的心態       |
| 九七  | 亂世中如何免難？      |
| 九九  | 月經來時可以禮佛嗎？    |
| 一〇一 | 念佛人為什麼還會遭到橫死？ |
| 一〇七 | 怎樣令果樹不長蟲？     |
| 一〇九 | 性情暴戾如何改？      |
| 一一一 | 害蟲該殺嗎？        |

一一五 放生的真義

一一八 求子妙法

一二〇 毒乳殺兒女

一二三 兄弟相處之道

一二四 白髮人送黑髮人

一二六 對老年人的開示

一二九 回向的意義

### 第三篇 字字珠璣

一五五 附錄 印光大師重要行誼年表 參考書

## 序文

釋見文

數年前，在佛學院求學時，於圖書館內初次接觸到《印光大師全集》，當時閱讀了幾篇《文鈔》及大師的某些事蹟，即對大師產生了至高的崇敬心及信心。

去年爲了講解《佛說大乘無量壽莊嚴清淨平等覺經》，常閱讀《文鈔》作輔助教材。詳讀《文鈔》後，深知《文鈔》的寶貴與重要，因而常推薦居士們閱讀《文鈔》，卻有許多居士反應：「這些文字太困難了！看不懂……」於是筆者興起了以通俗文字

整理《印光法師文鈔》某些開示的念頭，讓看不懂《文鈔》的人能跨越文字的障礙，同霑殊勝的法益。

今年筆者把閱讀《文鈔》當作每天的定課，常在夜裡認真埋頭苦讀，有時候讀到眼睛發痛，仍愛不釋手；尤其每讀到：「光不要一切，唯要您們一心念佛……」、「光老矣！目力衰極，用眼手二鏡，方可勉強看信、寫信……」這類詞句時，總因深深體會到大師度化眾生的悲心與勞心，而感動落淚。《文鈔》中，居士所提的問題，層出不窮，大師均能做精闢的回應；尤其對淨土法門的釋疑、念佛的殊勝，說得更為詳細、殷切。另外，大師因應當時的僧伽亂象，對於出家修行，有另一層面的看法，更難得的是大師以身示範一個行者應有的行儀風範，這讓筆者感觸良

多，對於自己的出家生活有所省思與警惕。

然而，當開始撰寫時，才發現要將大師的教誨用自己的文字表達出來，是一項艱難的工作。聖人的教誨，均由清淨自性所流露出來，非我凡夫俗輩所能詮釋。尤其《文鈔》中，大師的語氣句句真誠懇切，其文字義理字字珠璣，欲透過自己的筆墨詮釋，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筆者開始覺得要完成這項工作簡直是自不量力；但因對自己及眾生的一份允諾，雖是能力所不及，還是硬著頭皮將它完成了。筆者把這本書當作是閱讀《印光法師文鈔》的心得報告，撰寫的目的是希望看不懂《文鈔》的人，能有機會見聞到大師的開示；看得懂《文鈔》而還沒有看的人，這本冊子能成爲他們進入閱讀《印光法師文鈔》法海的跳板。

本書內容共分爲三個篇章，第一篇收集的是印光大師生活中的小故事或是與居士之間引人省思的對談，定名爲「聖者風範」。第二篇則大多出自於印光大師的書信開示，內容都是現代人常遇到問題，篇名定爲「殷殷教化」。第三篇是從大師的《文鈔》中，節錄出法語，以原文呈現，篇名定爲「字字珠璣」。關於本書的撰寫內容，尤其是「殷殷教化」篇，因未能確知居士們的信函原意如何，只能從大師的回信中去揣測居士們所問的問題，或許難免有斷章取義之嫌，望讀者見諒。

關於本書的參考依據，《印光法師年譜》是採用沈去疾居士編著，蘇州弘化社發行，台中佛教蓮社，88年11月印行的版本。《印光法師全集》則採用社團法人高雄市淨宗學會，西元二〇〇〇

○年一〇月印行之版本。

上淨下空老法師常說：「現代要找一位真正有修有德的善知識很困難，找不到善知識，以古德爲師是最好的方法。古德對我們的教導，就在他們的著述中。只要遵循他們的教導，就是他們的好學生。認真行之，就能成就。」大師在《文鈔》中也說：「汝能依我所說，即我契友。」又說：「能詳閱《文鈔》，依之而行，即見光心，豈不如見面之親切乎？」雖然筆者生不逢時，無緣親炙大師之教誨，但是現在遇到了《文鈔》，又能以此書爲橋樑，與眾生結法緣，這是多麼殊勝的因緣福報！

大師生平不喜別人以文字讚嘆他，曾交代德森法師：「光無實德，若頌揚光，即是斂大糞向光頭上堆，祈與一切有緣者說

之。」這本書的出現，只是對大師的教導及身行風範，作寫實的描寫，期對後世學人有所啓發，決無誇大其辭，應不至於有誤導眾生及褻瀆聖人之處。希望大師能念筆者一片愚誠，不要訶責，望能以助益眾生之功抵違逆師教之過，是爲大幸！

最後還有個小故事想跟讀者分享，在筆者動念整理印光大師的故事時，其實手邊只有一本台中佛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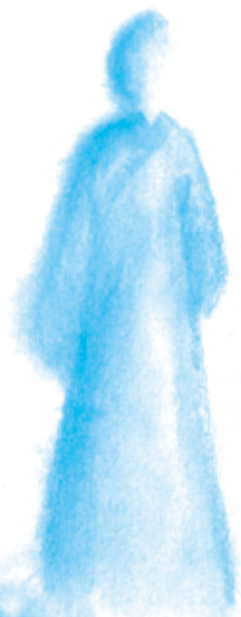
蓮社所印行的《印光大師年譜》及兩本《印光法師文鈔》，正苦於資料不全，難以下筆時，一位居士突然送來了一套《印光大師全集》，說是高雄淨宗學會的居士主動要以該書與筆者結緣。這應驗了上淨下空老法師常告訴我們的一句話：「佛氏門中有求必應！」因有了這段因緣筆者更肯定了寫這本書，是自己該完成的使命。

願有緣看到這本書的眾生，都能獲得真實的利益，同生淨土！

# 第一篇

# 聖者風範

本篇敘述了三十則印光大師的小故事，大師的偉大是在極平凡的生活小事中，顯現出極不平凡的聖者風範。從這些小故事中可以窺見大師隨機度眾、正直敢言、虛懷若谷、清廉儉樸、習勞惜福的身行風範，其一生所作所為不啻為後世佛弟子的模範。



## 印光大師略傳

印光大師的俗名叫趙丹桂，字紹伊，號子任。陝西省郃陽縣赤城東村人。家裡一共有三個兄弟，大師排行老么，生性聰明，領悟力強。從小跟隨著大哥學習儒家的治學之道。

二十一歲出家爲僧，法名聖量，字印光。出家後因爲一心效法淨土宗初祖廬山慧遠大師結蓮社提倡念佛之志，故取號「繼廬行者」。其一生用慚愧莊嚴自己的道行，又號「常慚」、「常慚愧僧」。

三十三歲後，在浙江普陀山法雨寺隱居潛修。晚年在上海創辦佛經流通處弘化社，在蘇州吳縣靈巖山寺開創十方專修淨土道場。民國二十九年十二月二日圓寂於蘇州靈巖山寺。後人奉爲淨土宗第

十三代祖師。

原文見《印光法師年譜》頁三七



## 出家的決心

光緒七年，大師二十一歲。趁兄長不在家時，自行前往終南山南五臺蓮華洞寺出家，禮拜道純長老為師父。長老以為大師出家前一定有積蓄，所以對他說：「你可以出家，但是衣服必須自備。」之後，只送大師一件大衫、一雙鞋子，只差住房、吃飯不用錢罷了。蓮華洞寺的生活相當清苦，燒飯、挑水等種種苦役，都要自己作。

過了三個月出家修行的生活，大師的哥哥找到了蓮華洞寺，告訴他：「母親病得很嚴重，你跟隨我回家吧！」

大師心裡雖然知道這是哥哥騙他回家的謊言，但也不好違背，

仍然跟他回去。路途中，大哥拿出一套在家人的衣服，嚴厲的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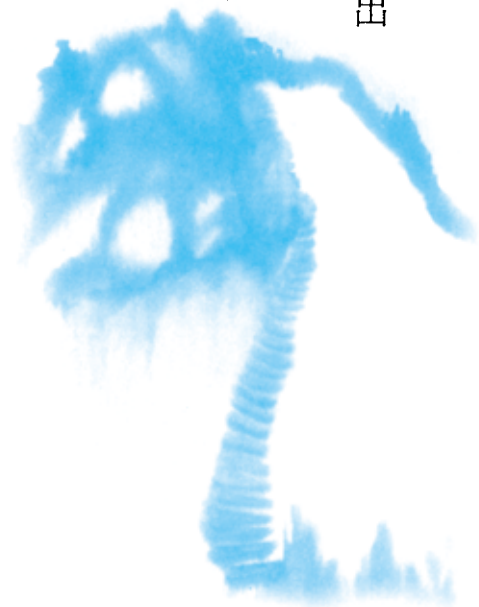
「脫下僧服換上它！你如果不脫，我就死在這裡！」

大師無奈，只好脫下僧服

換上了俗衣。回到家裡，母親果然無恙，而且對他出家也沒什麼意見。不過，哥哥卻對他嚴厲指責、警告：

「誰教你擅自出家？你想出家就可以出家嗎？從今以後放下出家的念頭，否則一定痛加責罰！」

大師只好暫時住下來，在家裡住了八十幾天，家人怕大師再次逃家，嚴厲防範，讓他沒有任何機會可以出去。有一次，親戚辦喜



事，大師同兄長去祝賀。酒席中有肉餡，大師故意大口大口的吃，兄長看了很高興，以為他不再想出家了，對大師的防範之心也就鬆懈了。

有一天，大哥去遠地探親，二哥在曬穀子，大師知道機會來了，就偷偷拿著僧服及二百文錢離家，先去蓮華洞

寺找道純長老，但是怕大哥會再次追來，不敢久住，過了一夜就離開了，臨行前，長老送了一圓洋錢給他，大師以此為路費到了湖北竹溪蓮華寺掛單，從領最苦的執事開始，展開了一生出家修行的生活。

原文見《印光法師年譜》頁四二

《印光法師文鈔三編》上冊，頁四九九

## 領執供衆 專修淨土

印光大師出家後，發心苦役，供養僧眾。在湖北蓮華寺領柴頭兼水頭的執事，每天要燒四十幾人的開水及用水，所用之水必須自己一人去河邊挑，燒開水的煤渣也要自己一人清出，日夜不斷，不能有失誤。

大師領這樣勞苦的執事，直到庫頭師生病，和尚看見大師爲人老實、忠厚，做事勤勞、謹慎，所以就請他代理庫頭師的執事。有一次，在曬經的時候，大師看到了《龍舒淨土文》的殘本，知道念佛求生西方極樂世界，是這一生要了脫生死的最上妙法，因而對淨土法門產生了信心。

大師自幼即擅長文書，在雙溪寺受戒時，戒期中所有的文書都請他負責。後因寫字過多，大師眼睛舊疾復發，腫痛難忍；因對淨土法門有信心，生病期間，仍一心念佛。夜間，大家都睡了，他就靜坐念佛；白天寫字，也心不離佛。雖然寫字時，眼睛仍有些吃力，但勉強可以維持。等到戒期結束，任務完成了，大師眼睛腫痛的毛病也好了。大師因此體驗到念佛功德不可思議，從此自行化他，都以淨土法門為依歸。

## 缺乏善根的少年

印光大師三十二歲的時候，在北京圓廣寺掛單，有一天他跟一位法師到寺院的附近散步，看見一個年約十五、六歲的少年，在路上行乞。這位少年看見了他們，就走過來向印光大師說：

「師父行好！布施我一點錢吧！」

「你念一句『南無阿彌陀佛』，我就給你一文錢。」大師說。少年瞪大眼睛看著大師，不念！

大師看到這個情形，又告訴他：「你念十句『南無阿彌陀佛』我就給你十文錢。」

少年目瞪口呆，用難以置信的表情看著大師，仍然不念。於是

大師將身上所有的錢都掏出來，大概有四百多文錢。他再次對少年說：

「你念一句佛號，我就給你一文錢。你儘管一直念下去，直到這袋錢都給了你為止。」

少年聽到大師這麼說，突然大哭起來，因為他非常想要錢，卻仍然不肯念佛。

大師體會到一句佛號要從缺乏善根的孩子口中念出來，竟然是那麼地困難，他搖搖頭，嘆了一口氣：

「唉！這孩子實在太缺乏善根



了！」

大師從錢袋中拿出一文錢，給了這位少年，然後就回去了。

淨土宗第二代祖師善導大師曾經用金錢引導鄰里的小孩念佛，使得善導大師所居之城人人念佛，後來很多人念佛成就。但是要引導人人念一句佛號並不是那麼容易，有些人聽到佛號感到歡喜，有些人聽到佛號卻很厭惡。《無量壽經》說這種差別全看前世是否曾種善根、福德。所以一句佛號雖然念起來很簡單，但並非每個人都有念佛的善根。當事人念不出佛號時，即使是菩薩再來的高僧大德也只能搖頭興嘆了！

原文見《永思集·印光大師軼事》

## 調教調皮僧

有一位年幼出家的小沙彌，非常調皮，不懼怕任何人，他的師父對他無可奈何，將他帶到印光大師的住處，請求大師親自化導。

當這位小沙彌送來時，大師和顏悅色爲他說明規矩，並告誡不要違反規矩，否則絕不輕易寬恕。小沙彌雖然有些害怕，終究還沒有嚐試到大師的嚴厲。第二天，小沙彌就違犯了規矩，大師嚴厲責罰，用香板打他，並對他說：

「打香板時不許動，不許哭！」

大師香板尚未落下，小沙彌的手已經縮回了。大師說：

「這是第一次，不加罰你，如果你再避一次，一定加罰。」

再打的時候，沙彌一動也不敢動。從此，半年來不用大師高聲說他一句，他就很守規矩，何需再用如此嚴厲的責罰呢？

● 遇到難以調伏的眾生，平日慈眉善目的菩薩只得現怒目金剛相加以調伏。菩薩雖現金剛怒目相，但慈悲心依舊不失。

原文見《印光法師文鈔三編》下冊，頁一〇二二

## 舍利子的省思

一位居士向印光大師請教有關於舍利子的靈驗事蹟，大師說：「光緒二十一年春天，我到阿育王寺禮拜舍利，在那裡居住了將近三個月。那段期間，我常常隨著朝拜者觀看舍利。當時舍利子的顏色就像菩提子念珠念久了變紅一樣，數十天都是同樣的顏色；但是舍利子的大小變化卻是每次看都不一樣，有時候像綠豆這麼大，有時候則比綠豆小三分之一。」

光緒三十一年，我又去了一次阿育王寺，再次觀看舍利子，又變得像黑豆一樣大，顏色就像黑豆長白霉一樣，舍利子緊緊靠著底座不動。我想自己看到的舍利顏色是黑色加上發霉，這是不祥的預

兆，以爲今年就會死，然而卻沒有發生什麼吉凶的事情。後來我才知道，原來一般人看到的舍利子也是這樣子，並沒有什麼感應奇特之事。這件事將它特別刊錄出來，並沒有什麼助益。千萬不要謊造謠言，以沒有感應說有感應，則罪過不小矣！」

● 很多人喜歡藉由觀看舍利卜凶問吉、談玄說妙。大師平實地道出對舍利子的看法，也勸勉大眾勿以無感應說有感應，如果妄言惑眾，罪過不小。

原文見《印光法師文鈔三編》下冊，頁七三六

## 誨人不倦

民國十九年，印光大師移居蘇州報國寺閉關，有位王居士常常到報國寺拜訪大師。

王居士每回到報國寺，總是可以看到從各地來請求皈依的男女老少，大師總是不厭其煩對他們開示念佛的方法，及三皈、五戒、八苦、十善諸法，每次都說得很詳盡，唯恐他們有不明白的地方，並鼓勵他們要好好修行。

有一次，王居士跟大師開玩笑：

「大師對人開示的這些道理，我都已經熟得快能背了。」

「你雖然聽得很熟了，但是別人很可能都是第一次來，也可能

這一生僅此一次聽聞佛法，所以我不能不為他們詳細的說明啊！」

原文見《印光法師年譜》頁八六



## 不戴高帽子

民國九年，住在常州的莊蘊寬居士，到普陀山法雨寺拜見印光大師。因崇拜大師的德行，所以作了一首詩讚嘆大師。

一天晚上，大師前往莊居士

的寮房談話，莊居士將這首詩

送給大師，大師看了，笑一

笑，把詩放回原處。莊居士

問大師說：

「這是送給師父的，爲什麼

師父不拿走呢？」

「因爲這頂帽子太高了，我萬



不敢戴！這世間有很多好名之人，他們去求別人爲自己做高帽子，我的想法與他們不一樣，他們將戴這些高帽子引以爲榮，我卻引以爲辱！這就是我印光的想法，也是我不拿走這首詩的原因。」

原文見《印光法師文鈔三編》下冊，頁七三七

## 清廉儉樸

有一次印光大師離開普陀山，去跟一位丁居士洽談印行《安士全書》的事情。洽談完畢，大師要回普陀山，臨走前幾天，去向丁居士辭行，並向丁居士借銀幣二元，以作為回普陀山的船費。丁居士當場拿出五元供養大師，並請大師不必歸還。大師卻說：

「二元就足夠了！我回普陀山之後，兩三天之內一定歸還！」

丁居士只得順大師之意，但是並未將這件事放在心上。

到了大師要搭船回普陀山的那天早上，丁居士突然想到還有一件印書的事情要當面與大師商討，於是趕往大師所搭乘的輪船去找大師。丁居士先到普通大房艙去找，沒有找到大師；再到頭等的船

艙去找，依然不見大師的蹤影；後來在艙爐的附近找到了大師，爐子附近的座位，空間狹小，空氣燥熱，這樣簡陋狹小的座位，別人看到了都會引以為苦；而大師卻因為這樣的船位價格比較便宜，所以怡然自得，毫不介意。丁居士與大師洽談完畢，就離開了。

過了三五天，丁居士接到了大師的信，並匯還了所借的銀幣二元。

●據丁居士所言：大師為人絲毫不苟取，由於不敢作欺因瞞果的事情，所以信眾供養的錢，一經指定用途，大師絕不會自行更改、變動，更不會把這些錢挪作自己的生活所需。其一生清廉儉樸，由以上的事蹟，即可窺見。

原文見《印光法師年譜》頁一一一

## 虛懷若谷

民國十一年，印光大師六十二歲，定海縣的知事陶在東先生等人，收集印光大師的道行事蹟，呈給徐大總統。總統閱後，題賜「悟徹圓明」匾額一方，風風光光地送到普陀山。大家知道這件事情之後，爭先到普陀山靈巖寺供養，盛況空前。

大師獲得了總統的褒美題匾，令當時所有在家、出家弟子都非常欣羨。有人來問大師對這件事情的想法，大師說：

「這樣的讚譽，就像虛空樓閣一樣的不切實際，我沒有實德，這件事只讓我感到萬分慚愧，光榮之心要從何生起呢？」

## 以身作則

大師有位弟子名叫做業笏。他原是一位學問廣博的知識份子。民國二年，歸心學佛，專修淨土。

有一次，業笏拜見印光大師，大師問他：「你吃素嗎？」

「僅吃花素！」業笏老實回答。

「倒架子！如此大通家，尚不以身作則吃長素，如何能感化他人呢？」

業笏面對大師的厲聲大吼，不但毫不介意，反而心悅誠服。

隔天，業笏寫了一封信來，表示願意贊助大師編輯《淨土聖賢錄》，並對於昨日見面時大師嚴正的慈訓，表示受益良多，萬分感

激，讚嘆大師果然名不虛傳。大師看到這樣一封信，知道業笏知見純正，虛懷若谷，且文筆超然、微妙，爲末法時代難得的人才，於是請他編輯《觀世音菩薩本迹感應頌》。從此兩人書信往來密切，業笏執持弟子禮，請求大師爲他皈依，大師爲他皈依，法名「止淨」。

原文見《印光法師文鈔續編·附錄許止淨居士往生記並頌》下冊，頁七七八

## 自在念佛

有一次，印光大師爲了放生的事情，到外地去，張一留居士就近前往皈依。

大師要回寺的時候，張居士前來送大師。因爲車子還未到，候車時，兩人露地而坐。車站很熱鬧，人聲鼎沸，他卻隱約聽見大師的念佛聲，就跟平常沒有兩樣。雖然夏天的夜裡，蚊蟲很多，而大師正襟端坐，念念佛號，任由蚊蟲干擾而無動於衷。他由此觀察到，無論在什麼環境之下，大師總能安住身心自在念佛。

原文見《印光法師年譜》頁一二八

## 慎行

有一位劉柏蓀居士，想請大師跟蘇州某位有錢人一起到莫干山避暑。大師一口回絕說：

「我住在普陀山，氣候越熱，越喜歡做事。天天執筆寫信時間都不夠用，哪裡有時間學人時髦去避暑呢？何況那位某某有錢人，曾經將《金剛經》隨手放在座椅上，他把經書看做跟一般詩書一樣，那樣不尊重經典的人，我是不會跟他一起同行的。」

原文見《印光大師年譜》頁一四三

妳的志向太高尚了！

有位女居士，已經五十多歲了，學問很好。有一天，經由親友的引見，她拜見印光大師，見面時大師勸她：

「妳年紀大了，應該趕快念阿彌陀佛求生西方極樂世界。」

「我不求生西方，我要生娑婆世界！」女居士說。

「妳這樣的志向太下劣了！」大師回應她。

「我是要即身成佛的。」女居士辯解。

「妳這樣的志向又太高尚了！爲什麼像極樂世界這樣清淨的世界妳不肯求生，偏偏要選擇生在如此濁惡的娑婆世界？妳要知道，即身成佛的道理是有的，可是現在沒有這樣的人，也不是像妳、我

這樣的人可以做得到的。」

●學佛應觀自己的根機。所謂應病與藥，方能藥到病除。

原文見《印光法師文鈔三編》下冊，頁一一一九

## 不夾雜

有次，某位年輕僧眾遠從四川前來拜見印光大師，隨身帶著一本他師父的手稿，請求大師代為修改並寫序文，以便流通。大師詳閱後，對他說：

「令師對佛法倒是有所領悟，但是書中對於修禪或修淨土的宗旨並不明確，以修禪就是修淨土，以修淨土就同修禪，會使得念佛人不堅定自己對淨土的信願，而把重點放在修禪，這樣縱使有所領悟，也不能仗佛力往生西方。因為沒斷惑，又不能憑自己的力量了脫生死，將來難以成就。」

你要流通這本書，我也無法阻止，你憑自己的力量去做。我不

爲你修改，也不寫序。書如果印了出來也不要送我，我不願意爲你流通這本書。」

這位僧眾聽大師如此回應，也不便強求，於是就回去了。

後來，這本書由大中書局出版，書名是《禪淨言行錄》，書局老闆送兩本給大師，大師閱讀之後說：

「這本書的偈文所說禪淨的道理各居一半，看起來好像很有道理，但是宗旨已經混淆；它是可以讓佛法沒有真實了解的人種善根，但也會讓已經在念佛的人捨棄對淨土的信願。這種書，我是不會干預、流通的。」

原文見《印光法師文鈔三編》上冊，頁三〇八

## 聖量會

民國十九年，大師聽說家鄉鬧旱災，因此寄了一千六百圓賑災。隔年正月，大師的親戚趙永貴與趙福雲，專程到蘇州報國寺拜望大師。他們向大師提起一件事：

「赤城東西兩村的保長趙秀山和韓榮先私自動用賑災款一百六十圓，在您的祠堂內立學堂，取名『印光學校』，赤城東西兩村學生都在這裡讀書；另外又在祠堂新蓋三間房，名『聖量會』，兩村如果要開會，會議都在這裡舉行。」

大師聽了這件事，不禁嘆息道：

「什麼時候開始，我們村莊發生這種規程？我用一千六百圓賑

災兩村，兩村抽出我賑災款十分之一，在我祠堂蓋房，作宴客議事之用，還說是他們自己蓋的房子，又以我的法名爲名，取名爲『聖量會』。我竟是以一千六百圓，引發東、西兩村佔用祠堂，我罪過大了！」

隨後，大師提筆給兩村保長、鄉親父老、叔伯兄弟寫信，信中寫道：

「我準備了二百圓給你們另蓋房子用，請你們立即取消『聖量會』這個名目，除兩村學生讀書可以在祠堂之外，其餘的事都不可佔用祠堂……否則，我將不惜殉身以作告誡！」

大師托兩人將此信帶回村莊，並按大師之意，召集兩村的民眾，到城隍廟議事。當眾宣讀印光大師的信函，並將二百圓交給村保長作爲另蓋房子的費用。這件事得到兩村鄉老與民眾的肯定與讚

揚。

事後，福雲寫信將此情況告訴大師。大師回信告訴他：

「你來信之前三天，保長及鄉老已寄來公函，說已經取消『聖量會』，二百圓作學校基金，之前所蓋的三間房子歸祠堂所有。如果不是你們來告訴我這件事，祠堂將成爲供眾吃酒肉之場所！」

● 大師生平最不喜假公濟私的假善人，也最忌務虛名之人。所以雖是行善事，也要有智慧，所謂悲智雙運，方能真正利益別人。

原文見《印光大師年譜》頁二一八

## 教育兒女最重要

有位居士，經常請經書送給別人。印光大師對他說：

「你有這份心很好，因為請佛書送給別人是一件好事。但是有一件事比請佛書送人還重要。」

這位居士聽了，用很疑惑、好奇的眼光看著大師。大師加強語氣繼續說：

「你要教育兒女！因為把兒女教育好，功德比請經書送人還要殊勝。現在這個世界，世道不好，人心險惡，都是因為大家沒有好好教育兒女所產生的結果。有些人的兒女資質本來很好，卻被父母教壞了，說起來很令人心痛。所以你要把教育兒女看得很重要，不

要學別人那個樣子。」

●大師一生不斷勸導「人之成敗關鍵，全在幼時。」「家庭教育為改造社會，培植新人之根本途徑」，這些誨諭，值得現代的學佛弟子省思。很多在家學佛弟子，整天忙著做佛教、慈善事業，卻忽略家人兒女的照顧。兒童是國家未來的主人翁，教育好兒女是改善世道人心的根本，所以大師說：「把兒女教育好就是最殊勝的功德！」

原文見《紀念文集·追憶十年前的師訓》

## 慈悲無障礙

大師剛到蘇州報國寺的時候，關房中臭蟲隨處可見。大師的侍者擔心大師年紀已大，恐不堪臭蟲的干擾，好幾次向大師請求，讓他進入關房清除打掃，把臭蟲徹底清出。但是大師堅決拒絕：

「臭蟲之多，只能怪自己無道無德。古代高僧，有耐不住臭蟲的侵擾，於是對牠們說：

『畜生！你來打岔，當遷你的單！』

這些蟲就相繼離去了。我因爲修持功夫還不夠，無法感應臭蟲遷單，又能說什麼呢？」

面對臭蟲的干擾，大師始終處之泰然，毫不介意，也不起任何

傷害牠們的心念。

三年過去了，臭蟲消失無蹤，從此不出現在大師的關房。大師對此現象，也不對他人說起。有一天，德森法師關心地問大師：

「臭蟲還來打擾嗎？」

「沒有了！」大師口氣淡淡地。

德森法師不太相信，臭蟲怎麼可能自然絕跡？也許是老和尚眼花，看不清楚吧！德森要求親自進入關房察看。

進入關房後，果然一隻臭蟲也沒看到。臭蟲已消失無蹤了。

原文見《印光法師文鈔三編·附錄·印光大師行業記》下冊，頁一三九

## 你的信願堅定嗎？

有位居士叫做趙茂林，他曾經在蘇州報國寺皈依印光大師，大師勸勵他要堅定自己的信願，好好念佛。兩年後，他偕同家人來拜見印光大師，大師第一句話就問他：

「兩年來，你的信願堅定嗎？念佛的功課有訂定嗎？」

這位居士緊張得說不出話來，許久才結結巴巴地說：

「我……因為要管理飯店及工廠的事，非常繁忙，所以並沒有定念佛功課。但是我對淨土法門的信願是深切、堅定不移的。」

大師聽了，臉色嚴正地說：

「要訂定念佛功課，這樣才是真正地信願堅定不移；不訂念佛

功課，表示對念佛的信願還沒有堅定，你還要痛切地用功念佛！」

● 很多人學佛都患有一種毛病，認為自己對念佛的信心很堅定，也想求生極樂世界，但是因為很忙，所以沒有時間念佛。大師告訴我們，如果不能訂定念佛功課，真切實行，就表示對念佛的信願還沒有堅定。這是檢核自己對念佛是否真有堅定信願的方法，我們真的信願堅定不移嗎？就看我們有沒有把每天念佛的定課落實了。

原文見《永思集續編·追述學佛因緣並以紀念印公恩師》

## 靈驗的大悲水

有位居士，帶著他的太太、小孩一起去拜見印光大師。這位小孩名字叫做達觀，才七歲。他們坐火車由上海到蘇州，達觀因為第一次坐火車，非常興奮。他面對窗外，一路看著風景，那時候正是梅雨季節，風雨不斷地從窗口滲進來，達觀好像著了涼。還好車程只有兩個小時，他們很快就到了報國寺。

當他們一行人見到印光大師，請求大師為他們證明皈依時，達觀突然大哭大叫，喊著肚子痛，不但腹瀉不止，還開始發燒。達觀的父母見狀非常擔心，因為夏天到了，到處流行霍亂，達觀剛剛又受了風寒，接下去不知道會變得多嚴重！

大師在關房內聽到了達觀的哭聲，向窗外探首。他對達觀的父親說：

「那個小孩有病，把他抱來我這裡。」

印光大師透過窗口，摸摸小孩的頭，然後從一個罐子中倒出大半碗冷水，叫達觀喝下去。達觀的父親心想：「這小孩受了風寒，又腹瀉，怎麼能再喝冰水呢？」所以他低頭偷偷地叫達觀少喝一點。誰知道，達觀一接到那碗水，兩隻小手緊緊地捧著，整碗水一飲而盡。達觀喝完水，馬上掙脫爸爸的懷抱，一下到地面，又開始頑皮地到處奔跑玩耍，就跟平常健康的時候，沒有兩樣。達觀的父親，這才鬆一口氣。一直處在大師身旁的明道法師說：

「這是師父加持的《大悲》水，真靈驗啊！不知治好了多少的危難病症呢！」

●大師曾說：「凡事皆以至誠為根本！」持《大悲咒》水，若是不貪名、不貪利，只為救人病苦，則靈驗；若持靈驗之後，貪名利或破戒就不靈了！

原文見《永思集續編·追述學佛因緣並以紀念印公恩師》



## 謝絕來信啓事

當印光大師的聖德，漸漸遠播之後，寫信向大師請法的居士，如雪花紛飛，不斷而來。年紀已經七十五歲的大師無法負荷這麼沉重的負擔，因而寫了一封謝絕來信啓事：

「印光乃一庸僧，沒有什麼大學問。十多年來，很多人謬認我是善知識，趁寄郵件很便利，所以信件不斷而來。印光不自量力，有來信即回覆。」

去年冬天夜晚回信的時候，我的眼睛舊傷復發，所以我在回信的末端，提醒他們不要再寫信來了，但是未產生效果，來信的人，並沒有比以前少。現在不得已，我登報通知大家，以後不要再來信。如果你們還要寫信來，我不拆信，也不答覆。如果是掛號信，

將原封不動退回；平信將置紙簍中。我希望自己能安心靜養，讓眼睛得到休息，可以保持見到天日之光。

如果還有人，謬認印光是善知識，希望你們直接向上海書局或蘇州報國寺弘化社，請閱《印光文鈔》、《嘉言錄》，你們所獲得的利益，相信會比書信往來多出百倍；再進一步可以讀《淨土五經》以及古大德所著述有關於淨土的書籍，這樣一定可以成就的。」

悲心無限的印光大師，雖然寫了此信籲居士們勿再來信，實際上大師直至八十歲往生那一年，依然以信件開示許多大德、居士。雖是一封拒絕來信啓事，但大師誨人不倦的弘法精神於此中灼然可見。

## 一個將軍的故事

有一位姓續的將軍，因為痛恨政府腐敗，悲憤報國無門，於是到中山陵剖腹自殺，幸好被人發現得早，救活了過來。

續將軍的一位朋友是佛弟子，看他因為憂愁國家大事而去自殺，於是勸他到蘇州找印光大師。續將軍聽從這位朋友的勸告，帶著他的妻子、女兒、僕人到蘇州找大師開導，預計在蘇州住幾天。

有一天，他帶著女兒及僕人去見大師。續將軍的女兒已經十來歲，僕人大概將近三十歲。續將軍與大師談話時，他的女兒與僕人卻在一旁大聲嬉戲。續將軍大聲呵斥女兒，女兒卻是無動於衷，他見狀再次大聲呵斥，女兒只安靜了一下，便又開始嬉鬧，無視於父

親的不悅。

印光大師觀察此現象，嘆道：「續將軍只知道憤世，卻沒有治世的才能。只是一個小女孩，在印光的地方尚且不能使其服膺，何況要統理一大群士兵呢？一個人不能教導兒女，又如何能訓練士兵？」

原文見《印光法師文鈔續編》上冊，頁一七二

## 不平凡的夢

民國二十六年，印光大師七十七歲，楊信芳居士偕同友人來拜訪印光大師，並請求皈依。她來皈依大師的因緣是她作了一個奇怪的夢。

信芳原本沒有學佛，她有一個最要好的同學名字叫張孝娟，孝娟的母親張太太也把信芳當成自己的女兒一樣疼愛，所以信芳放學後，常跟孝娟一起回張家，一起吃飯，並在張家過夜。有一天晚上她在張家做了一個很奇怪的夢：

她夢見觀世音菩薩在一個小島上，她自己在一隻小船上，小船慢慢地靠近小島。

觀世音菩薩告訴她：「大勢至菩薩現在在上海教化眾生，妳爲什麼還在昏迷當中，不去聽聞佛法？」

信芳沒有說話，觀世音菩薩又說：

「印光和尙是大勢至菩薩化身來度眾生的，四年後他在這個世界化身度眾的因緣就要結束了。」

觀世音菩薩說完話就不見了。之後，海忽然起大風浪，信芳大叫救命。孝娟將她推醒：

「信芳！妳做惡夢了嗎？」

信芳將所做的夢告訴孝娟，孝娟只笑了笑。

隔天清早，她把這個夢告訴張太太，問張太太是否聽過大勢至菩薩？是否有一位叫「印光」的和尙？張太太因爲已經學佛，聽到這個夢感到很驚奇，她告訴信芳：

「大勢至菩薩是西方極樂世界的菩薩，至於印光和尙，我曾經聽過孝娟的父親提過，好像是普陀山的得道高僧。」

「印光和尙現在在上海嗎？」信芳問。

「這個我就不知道了。」張太太說。

信芳心裡覺得納悶。隔日信芳閱讀《申報》，看見報紙上登了一項通告說上海將舉辦「護國息災法會」，並敦請印光和尙主持，這才知道自己做的夢不平凡。

後來她們三人去聽法，並皈依印光大師，也把這個夢告訴大師，大師駁斥他們，還對他們說不可以把這件事宣揚出去，否則就不是他的弟子。遭到駁斥的信芳，在大師有生之年，未曾公開提過這件事。

這個不平凡的夢一直到大師往生後，信芳寫紀念文，才把這件

事說出來。從她做這個夢到大師往生剛好四年，應驗了觀世音菩薩說的話，也證明了印光大師確實是大勢至菩薩的應化身。

●真正佛菩薩再來人，一定不願意顯露身分，不求名聞利養。現代有些人實是無明凡夫，狂傲自大，自稱是佛菩薩再來人，顯異惑眾，為求名聞利養；相對於這些人，力求平凡的印光大師卻顯得多麼不平凡！

## 以道伏虎

近代有名的畫家張善子不但擅長畫老虎，還養了一隻活老虎在蘇州網獅園。印光大師知道後，告誡張善子：「當心養虎爲患，老虎生性猛烈難馴，以後恐怕會傷害到人。」

後來張善子將老虎牽到印光大師的面前，請求印光大師爲老虎皈依，大師慈悲爲老虎說三皈依，並且賜牠法名爲「格心」。老虎從此變得十分柔和溫馴，過不久就病死了。

這件事情傳開之後，許多人認爲是大師的德行高深馴服了這隻虎，也使這隻虎在短期間內就能脫離虎身、畜生道。於是打老遠寫信給大師，希望大師能將「以道伏虎」這件事情的經過，詳細的說

給大家聽。大師接到信之後卻是輕描淡寫、三言兩語回覆他們：「你說的這隻老虎，是張善子從小養大的，哪裡是因為我有道行而降伏牠的？」大師在信的最後再次提醒：「這件事絕對不值得對別人轉述、宣說，你們千萬不要無端生事。」

原文見《印光法師文鈔三編》上冊，頁一二九

## 正氣凜然

一九三七年，日本正對中國發動大規模侵略戰爭，當時蘇州已經淪陷。某天，幾位青年僧人看見有人帶著日本軍官到靈巖山寺找印光大師，日本軍官拿出當時日本修訂出版的《大正藏》贈送給靈巖山寺。印光大師當面拒絕他：

「我們這裡的僧眾都是念佛、誦經的修行人，不是研究經文的僧人，請你們把這麼好的《大藏經》，轉送給其他有心研究佛法的人吧！」就這樣不卑不亢地給對方碰了一個軟釘子，拒絕了日本軍官的贈品。

大師如此不客氣地對待日本軍官，如果他們惱羞成怒，可能會

惹來殺身之禍，後果不堪設想。但是大師態度嚴正，立場鮮明，毫無畏懼保持了民族氣節，激發了僧眾民族尊嚴及愛國熱忱。當時在旁目睹此情此景的青年僧人感動不已，上了一堂深刻的愛國教育課。

●護國衛教是每一位僧人必須承擔的責任。只有國家安定，人民才能獲得利益。大師的愛國主義，始終與他熱愛人民的大慈悲胸懷連結在一起。他對那些不顧國家安危、不管人民死活、搜刮民脂民膏，供自己揮霍享受的當局政府權貴們深惡痛絕。因此即使是面對惡勢力的脅迫，大師依然正氣凜然，心無所懼。

原文見《名僧錄·回憶印光法師二三事》、《印光大師年譜》頁三三五

## 學忍辱

有一天，一位居士帶著自己的小兒子，前來拜見印光大師。他的小兒子名字叫開本，從小很得父母的寵愛。開本因為一件小事跟別的小孩吵架，因而大發脾氣，印光大師知道了，把他叫過來對他說：

「你年紀已經不小了，應該學習做人的道理。『忍』這個字你曾經聽過嗎？我回想童年的時候，我們村庄每年秋天農作物收成了以後，村裡面的人一定會請人來演布袋戲，這是村子每年例行要做的事。有一年，村裡的人請了布袋戲團要來表演布袋戲，當戲要開演的那一天，我提早拿著椅子，到舞台前面的正中央放著，預備待

會兒開演時，有個好位置觀賞。結果村裡面有一個粗壯的少年，用充滿怒氣的語調問：

『這張椅子是誰放的？』

『是我放的……』我話都還沒說完，他就走過來連續擱了我兩個耳光，然後把椅子拋到數尺之外。我當時被他打得頭昏眼花，幾乎快暈了過去。事後我仍然忍痛吞聲，不敢把這件事告訴我的父母；因為我怕父母愛子心切，他們如果知道了這件事一定會心疼，也會去找對方理論，彼此會爲此發生衝突。經過這件事情，我更加勉勵注意自己的身行，不敢有一點點的疏忽。我長大成人後，村裡的人都相當愛護我。

有一天，我走在路上，遇到了以前打我的那個粗漢，他主動對我微笑，並邀請我：

『來我家坐一坐好嗎？』

我也微笑著，回答他：

『好啊！』

這件事，我生平還沒有對別人說過，今天說出來是希望你能有所警惕。

雖然那時候我的做法就像一個弱者，但弱者又何妨呢？我希望你學習謙弱，不要跟現代的年輕人一樣，喜歡『競爭』，把自己當作是聖人，任何人都不可侵犯。知道嗎？」

原文見〈永思集·印光大師軼事二〉

## 悲心無限

曾經有人來信問大師：「久婚不育怎麼辦？」寺裡有一位僧人知道後，認為這樣的問題不必回答，所以向大師建議不要回信，不必理睬這一類的問題。大師鄭重地告訴他：

「病由身生，身由業生，眾生有病，不論什麼病，都是由心而起。若是依法修持，他的病就可治。況且你作爲一個修行人，下次不可以再如此對待在家學佛的居士。」

這位僧人聽了大師的話，羞愧的一臉通紅。大師提筆爲這位居士回信，告誡他：

「欲生兒育女，第一要修性，第二要節欲。」

居士收到信後，遵照大師的勸誡生活，幾年後果然喜得貴子。

## 印光精神

在印光大師近八十歲的時候，佛教界以及大師的皈依弟子，計畫為大師慶賀八十壽誕。大師聽到後，當下堅決反對。他說：

「我一生不與世俗人一樣，做一些顛倒的舉動，什麼八十不八十！如果有人要為我祝壽，我非但不領情，且深惡痛絕，還會以這件事情為恥辱。所以大家不要再對我提起這件事。如果還有人想為我祝壽的話，就是把我看成世俗一般人了。我是寧願受斬頭的酷刑，也不願意聽到有人要來為我祝壽。」

後來，大師召集靈巖山寺的全體僧眾以及在家居士，正式對他們說：

「聽說各位道友正在爲我籌辦八十壽辰祝壽活動，感謝大家的一片誠心好意，但請不必辦了；因爲我個人反對搞這種祝壽活動。社會上有些人爲顯示權勢、擴張勢力而辦壽；也有些人爲了斂財、揚名而辦壽。他們都把辦壽引爲光榮，可是我印光以爲可恥！」當大師說到「可恥」兩個字時，面紅耳赤，聲音洪亮，堂內一片肅靜。大家都爲大師這種精神，深爲敬佩，以此激勵自己。

原文見《印光法師年譜》頁三九〇

## 惜福習勞

印光大師雖然身爲一代高僧，但是一生作風極其儉樸廉潔，惜福習勞。

他住的房間自己打掃，穿的衣服自己洗，一直到八十歲臨終，仍然如此。

他住上海太平寺的時候，一天關綱之居士去拜訪他，樓上樓下到處找遍，最後在天井中找到他，他正在洗衣服。當時大師已經七十幾歲了。

印光大師在普陀山時，關綱之居士到山中某寺打佛七，請他早課來開示，關居士在後半夜請轎子去接他，那時大師已經走了一半

的路，堅決不肯坐轎子。

在蘇州報國寺時，真達和尚請他到靈巖山去看看，已經替他準備了轎子，但他堅決不肯坐轎，從上山到下山，寧願拿著拐杖一步一步走。

弘一大師曾經在普陀山跟著印光大師生活了七天，他敘述印光大師生活中的細節：

「大師一生最注重惜福一事，無論食、衣、住等都是極爲簡單粗劣、力斥精美。民國十三年，我到普陀山住了七天，每天從早晚都在大師的房內，觀察大師的一切行爲。大師每天早餐僅吃一大碗白稀飯，沒有菜。他告訴我：

『我剛到普陀山時，早餐有稀飯，也有鹹菜。但因爲我是北方人不習慣吃鹹菜，所以只吃白稀飯。這樣的飲食習慣，已經有三十幾年了。』

大師每次吃完飯，都以舌舔碗，將飯粒吃得很乾淨，一點飯渣也不留；然後再把白開水倒入碗中，滌蕩乾淨之後，將水喝下，唯恐輕易浪費掉剩餘的飯粒。午齋，大師也跟大眾師食用一樣的飯菜，白飯一碗、菜一碗，大師依然將飯菜吃完，又將開水倒入碗中，滌蕩後將水飲盡，惜福的情況，就跟早齋的時候沒什麼兩樣。大師自己如此惜福，也極力勸勉別人要惜福，如果見到客人飯後碗內還留有飯粒，大師也會嚴厲呵責：

『你有多大的福氣？竟然如此糟蹋食物！』

『如果有人將剩餘的冷茶倒掉，大師也會嚴厲訶責。』

由這些事例，可以想見大師爲人作風，清廉儉樸如是，實爲後世學佛弟子之模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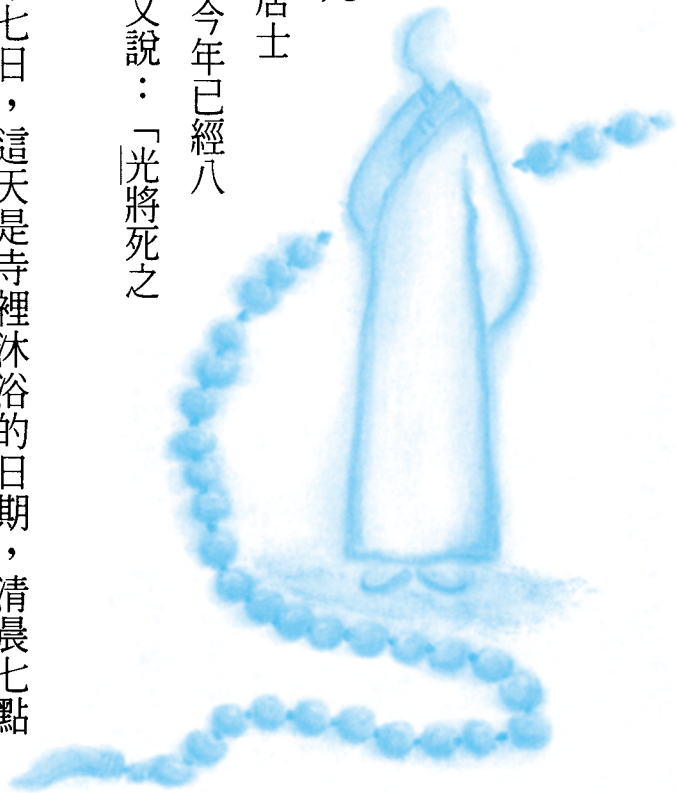
原文見《印光法師年譜》頁二七、《印光大師傳》頁一六七

## 往生佛國

大師往生佛國，  
預知時至。民國二十九年，他在回覆章緣淨居士

的書信中即提到：「我今年已經八十歲了，朝不保夕。」又說：「光將死之人……」。

該年冬天十月二十七日，這天是寺裡沐浴的日期，清晨七點多，大師拄著柺杖往浴室，沒想到因為步伐稍快，跌了一跤。侍者連忙扶大師回關房休息，並請醫生來為大師診治。醫生判斷大師毫



無損傷，可不必擔心。

二十八日，大師早起，精神跟平常沒有兩樣，午餐也照常進食。下午一點時，召集全部領執僧眾及居士共三十多人，告訴他們：

「靈巖山寺的住持一職，總不能長久無人擔任，我想請妙真老和尚擔任。」

於是大眾選在十一月初九這一天為妙真和尚舉行升座大典。大師說：

「太晚了些！」

於是大眾再重選日期，改在十一月初四。大師仍說：

「還是晚了些！」

最後選定為十一月初一舉行。大師說：

「這個日子可以！」

這件事情說定後，大師照樣進食晚餐，隨後便休息了。到了後半夜大師一連瀉肚六次。隔天，精神有些疲倦的樣子。但是過了午後，又恢復了正常，行動也跟平日沒有兩樣。

十一月初一，這一天，大師早上起來精神還很好，與大眾詳細地討論妙真和尚升座儀式的事情，後來這天真達和尚回來靈巖山寺，所以就由真達和尚送座。

來山的貴賓、信眾來關房問候大師，大師都還能一一與他們詳談。這天大師只吃了一點東西，入晚就睡了。

十一月初二，早晨，大師的精神跟體力都不是很好，幾位學醫的居士研究了一下，開了一帖藥方讓大師服用，大師服藥後，休息了兩、三個小時。晚上大眾師為大師助念，大師安臥而睡。

十一月初三，白天精神狀況很好，行動自如，佛前禮佛；晚上，吃了一些粥。飯後，對真達老和尚說：

「修淨土法門，沒什麼奇特的方法，只要至誠懇切，一定會蒙佛接引，帶業往生。」。

當晚十點後，大師脈搏微弱，體溫降低。

十一月初四，上午一點三十分，大師由床上坐起，對大眾師說：

「念佛見佛，決定生西。」話說完，隨即大聲念佛。

二點十五分，大師坐在床上，想洗手，請侍者端水來，大師洗手後，站起來說：「蒙阿彌陀佛接引，我要去了。大家要念佛，要發願，要生西方。」說完，就坐在椅子上念佛。

三點多，妙真和尚來到關房。大師囑咐他：

「你要維持道場，弘揚淨土，不要學大派頭。」

此話說完後，大師不再開口說話。只有唇動低聲念佛而已。五點正，大師如入禪定，笑容宛然，在大眾的念佛中安詳往生西方極樂世界，他往生數小時後，依然端身正坐，面貌如生。

●大師茶毗後，獲舍利子、舍利花無數，三十二顆牙齒完整無缺。其示現生西的種種瑞相，帶給後人無比的信心與希望。大師所留下之《文鈔》與遺訓，亦為後人的無價至寶。

原文見《印光法師年譜》頁三九八，

另參考《印光法師文鈔三編·附錄·印光大師行業記》下冊，頁一一四一

## 第二篇

# 殷殷教化

本篇共敘述了大師的開示二十則，都是針對現代人常覺疑惑或困擾的問題所作的回答，其中包括了學佛用功的各類方法、如何在日常生活中運用佛法、以及佛法對某些人生現象的詮釋等，而從大師的每一則開示中，可窺見大師學識淵博、殷殷教化、誨人不倦的精神。

## 念佛的方法

念佛要怎樣念才能夠攝心呢？印光大師

說：

「念佛，如果心難專注，更應當攝心切

念，自然就能專心。攝心的方法莫過於至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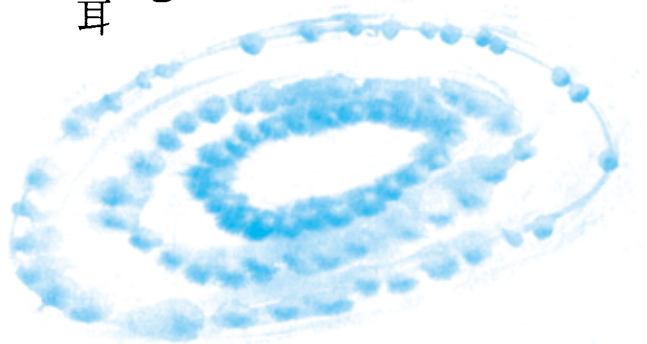
懇切，心如果不誠，想要攝心是不可能的。心

如果誠懇了，仍沒有辦法達到專心，就要收攝耳

根，注意聽佛號。

無論是出聲念或默念，每一句佛號都要從心裡念

起，聲音從口中出來，每一句佛號聲從耳朵聽入（默念時雖然不動



口，但是意念之中，仍有口念之相），心口念得清清楚楚，耳根聽得清清楚楚，如此攝心，妄念自然會息滅。

如果這樣念佛還會有妄念生起，那就要用十念記數法念佛，這個方法會幫助我們全心全力專注在一句佛號上，妄念無從生起，這是攝心念佛的究竟妙法。

以前弘揚淨土法門的大德，從未提過這樣的用功方法。以前的人根性較利，不需要這樣念就能夠攝心。印光因為念佛時，常難以制伏妄念，才知道用這個方法。這方法可以幫助攝心，我每次試驗都非常靈驗，絕對不是我自己隨便瞎說出來的方法，我教大家這樣的念佛方法，只是希望能夠跟天下後世鈍根性的念佛人一起分享共勉，希望每一個修淨土法門的人，都能往生極樂世界。

所謂十念記數法，就是當念佛的時候，從第一句到第十句，每

一句都需要念得分明，記得分明，念完十句後，再從第一句開始念，不可以二十、三十的累計。念一句記一句，隨念隨記，不可以掐念珠，只可以用心記。如果十句比較難記，也可以分爲兩次記，第一口氣念第一句到第五句，第二口氣，念第六句到第十句。如果這樣還覺得費力，可以分三次念，第一次念一到三句，第二次念四到六句，第三次念七到十句，分做三口氣念。每一句都念得清清楚楚，記得清清楚楚，聽得清清楚楚，這樣妄念完全沒有生起的機會，久而久之，自然能念到一心不亂。

這種十念記數法，跟每天早晚念的十念法，一樣可以攝心，但是效果差很多。

早晚十念法，是盡一口氣爲一念，不論一口氣念了幾句佛號，都算一念，念十口氣算十念；十念記數法則是以一句佛號爲一念。

早晚十念法，一次只可以念十口氣，繼續念下去會傷氣生病。這種十念記數法，念一句佛號，心裡清楚一句佛號；念十句佛號，心裡清楚十句佛號。從一到十，再從一到十，縱然一天念數萬聲佛號，每一句佛號都是這樣記，不但能夠去除妄念，還可以養神，念快、念慢，隨心所欲，從早到晚，都可以念。用念珠念佛，身勞神動，用十念記數法，則身逸心安。所以用十念記數法念佛，比起用念珠念佛，利益大很多。

也許在做事的時候，會覺得較難記數，這時只要懇切念去，不需記數。等做完事情，再恢復十念記數法。

大勢至菩薩說：『都攝六根，淨念相繼，得三摩地，斯為第一。』利根的念佛者，也許另當別論，但是像我們這種鈍根的人，捨棄十念記數法而想都攝六根，淨念相繼，真是非常的困難。

這種攝心念佛的方法，是深也是淺，是小也是大，是不可思議的方法。我們應該深信佛陀所說的話，不要因為自己見不到這樣的境界，就產生疑惑，以致多生多劫的善根，從中喪失，因而不能獲得真實的利益，這是最悲哀的事情。

掐珠念佛的方法，可以在走動的時候用。如果靜坐養神，因為掐珠手動，神不能安，久了會受病。這種十念記數法，無論行、住、坐、臥都可以用，躺著的時候要默念，不可以出聲，一是不恭敬，二是會傷氣，這些話，你們要謹記在心！謹記在心！」

## 讀經的方法

大師對人開示：「閱讀經典要有正確的方法，首先態度必須至誠懇切，清淨我們的身口意。讀經之前，先端坐片刻，讓心平靜下來，然後拜佛，才朗誦經文；或者默默閱讀；或者是先拜佛，然後再靜坐片刻，才開經閱讀。」

凡讀經，必須端身正坐，就像佛菩薩在面前親自對我們宣說一樣，心中不敢生一念懈怠，不敢起一念分別，從頭到尾，一直閱去，對於經典的文字或是經中的義理，都不去想，也不去分別。照這樣的方法閱讀經典，利根的人，可以體悟佛法真理，證實相法，即使是劣根的人，也可以消除業障，增長福慧。」

原文見《印光法師年譜》頁一二一

## 抄經的方法

寫經要至誠恭敬，一筆一劃，工工整整的；又必須仔細校對，避免錯誤。如果寫錯，要另外重新再寫過，不可以挖掉錯誤的地方，用修補的方式重寫，以免將來修補之處因黏性退化而產生脫落的現象，仍看不清楚正確的字。寫一句要校對一句，寫一行校對一行，一頁寫完了，整頁再校對一、二次，這樣才可以做到完全沒有錯誤。如果寫錯了，不願意再重新寫過，那就在錯字的地方點一筆，在旁邊寫下正確的字，千萬不要用塗改修補的方式。

## 殘破經典、佛像的處理方法

有人問大師，已經殘破的經典、佛像該如何處理？大師說：

「經典、佛像已經不能讀、不能供養了，應當焚化；但是不能像一般的字紙焚化，必須另備一個焚化器。焚燒的時候，要在一旁顧守，不要讓紙灰飛到其他地方。等燒盡之後，將灰燼裝到一個密封的布袋之中，再裝入一些乾淨的沙子或者石頭，可以

幫助投水之後沈入水中，不會漂至兩岸。如果方便到大海，可以將這灰燼投入海中；如果不方便，大河、江水之處也都可以投，但是小河或水溝不可以丟，這樣處理，就是如法。如果沒有加砂石，灰燼到處亂漂，仍然是褻瀆。但是千萬記得，髒的沙子或石頭，不可以使用。」

原文見《印光法師文鈔精華錄》頁一三九

## 什麼經典最殊勝？

有人問印光大師：「什麼經典最好？」大師說：

「你問什麼經典最好？一切大乘經典都好，但是你能一一受持嗎？既然無法一一遍持，那麼專心受持《金剛經》或是《心經》、《彌陀經》、《大悲咒》等任一種都很好。但原則是必須至誠恭敬，如此才有大功德。否則受持經典變成有時有功德，有時有罪過。因為心不虔誠，變成褻瀆佛經，如此受持經典則招罪過。又必須以念『南無阿彌陀佛』為終日常修不間斷的功課，以如來萬德洪名，常薰自己的業識，久而久之，自然可以心與佛心合而為一，心與佛道合而為一。」

原文見《印光法師文鈔三編》上冊，頁四七四

## 如何對治妄想？

起了妄想的時候，不要理會它，這樣才不會妄想加上妄想。譬如一個小人來某家撒賴，如果主人不理他，他就無可奈何；如果用強制的方法抵制他，他會比你更強悍；如果好言好語對待他，他以爲主人一定很怕他，會得寸進尺，更加猖狂。無論軟、硬的方法，都只有損害，沒有益處，最好的方式就是隨他去，不要理會他，他看無機可乘，自然就會離去了。對治妄想也是如此，妄想來時，不要理會它，它自然會息滅。

原文見《印光法師文鈔三編》下冊，頁五九二

## 見到異相的心態

有一位居士，因為每天精勤誦經，有一次在誦經時看到了一個黑影，因而請示印光大師，這黑影是佛菩薩現身，或是怨親債主現身？大師開示說：

「你所說的黑影不是佛菩薩的影子，也不是怨親債主所現的影子。因為如果是佛菩薩所現的相，面目一定能夠看得清清楚楚；如果是怨親債主，就會現可怕之相。這個影子可能是跟你宿世有緣的孤魂，希望能藉助你誦經的功德善力，讓他可以超生到善道。你應當在誦經回向後，再專門為這個眾生回向。令他能消除從前所造的惡業，增長善根，依靠阿彌陀佛的願力，往生西方。這樣對他才有

利益，不辜負他在你面前現黑影的一番苦衷。

凡修行人要能夠主宰自己的心，見到好的境界不生歡喜；見到不好的境界，也不必恐懼。如果能不執著、分別，所見到的任何境界，就都能夠變成幫助我們修道的助緣；如果心裡產生了執著，任何境界就變成障礙我們修道的惡緣。

凡修行人應該以至誠恭敬爲本，以慈悲謙虛爲懷。心裡所想的，身體所做的，雖然不能完全與佛相應，但仍必須努力勉勵自己，希望自己能做到不違背佛的心意及教導，這樣才可以稱爲是真正的修行人、真正的佛弟子。」

原文見《印光法師文鈔三編》上冊，頁五二二

## 亂世中如何免難？

有一位居士請教大師面對當今亂世，如何免難？大師作了以下的開示：

「處於現在的亂世，除了念佛、念觀音之外，沒有其他更好的辦法。無論男女老幼、有沒有皈依，都要勸他們念佛、念觀音。雖然不能夠吃全素，也應該要少吃葷腥，這樣才可以在災難中化險為夷。」

世界大戰如果發生，世間上沒有一個人可以得到安樂。因為被人殘殺很苦；殘殺別人更苦。不但現世不好過，來世墮入惡道之中更加苦迫，來生可能連投生為狗、馬、牛、羊都還求不得。

可惜世間人大多愚癡，共同以殺人、殺眾生爲志事，不知道自己已經種下了惡因，不好的果報將隨之而來，這樣的人，真的是很可憐！處於亂世之中，要用智慧觀察，什麼事該做，什麼事不可以做。」

原文見《印光法師文鈔三編》上冊，頁二一九

## 月經來時可以禮佛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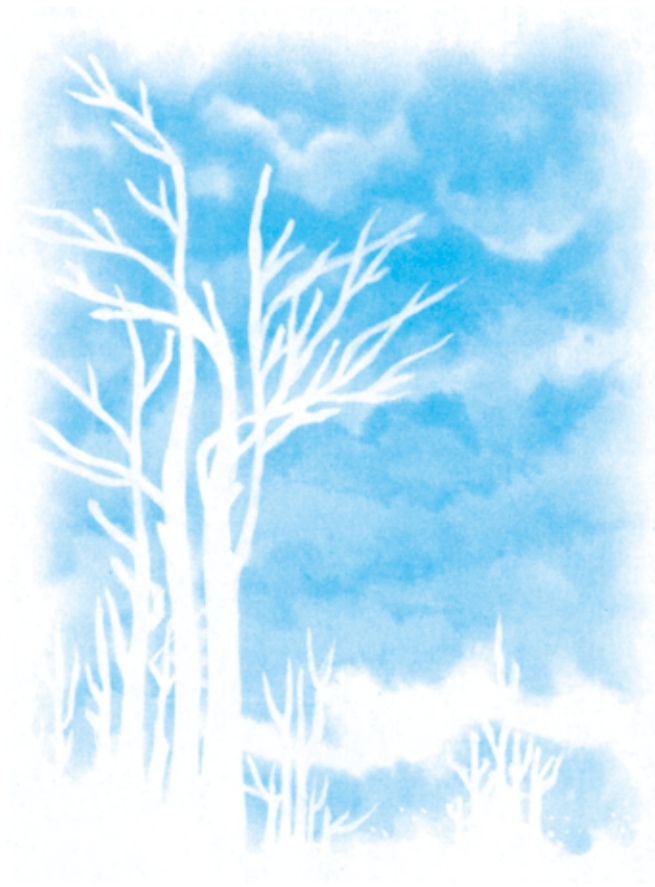
女人從十二、三歲到四十八、九歲，都有月經。有人說月經來的時候不可以禮拜持誦，這種話是不通情理的。月經期短的人，二、三天就停止了；月經期長的人，六、七天才會停止。修行人必須念念不間斷的修持，怎麼可以因為這種天生生理上的小病，而荒廢、放棄自己的修持呢？

月經來的時候可以少禮拜（應減少禮拜，不是完全不禮拜），但是念佛誦經，一定要照常。應該常常換洗穢布；如果手碰觸了穢布，應當要洗乾淨，不要用碰觸過穢布的手去翻經書或焚香。

佛法，法法圓融；外道執著歪理。世間人卻較多信外道所說，

而不知道佛法正理，導致不能人人同霑法益。

原文見《印光法師文鈔續編》上冊，頁六



## 念佛人為甚麼還會遭受橫死？

有一天，印光大師收到一位周頌堯居士的來信，信的內容是這樣的：

「我有一個疑問，想請求老法師慈悲開示。弟子吃素念佛已經多年。佛經中說：信佛之人，為十方三世諸佛之所護念，天龍八部、大力神王常隨擁護。以前所造的惡業，也會漸漸地消滅，縱使有怨親債主，也不能危害到我們。我相信這絕不是虛妄之言。」

今年三月間，我接到一位親戚從上海寄來的訃聞，死者張老太太是一位非常虔誠的佛教徒。吃素二十多年，常去道場聽經。平日喜歡勸人念佛、吃素，心地非常慈悲，且常作善事。沒想到，有一

天她送素菜去給某位師兄，在馬路上行走，卻被汽車撞死。我聽到這樣的消息，心中非常地驚訝惶恐，到現在還是感到疑惑無法理解，就連平日我們一起念佛的居士，聽到這樣的消息，也都感到非常地不安。

所以我特別寫這封信，懇求老法師開示，告訴我們爲什麼會有這樣的事情發生？還有，這位老太太臨終時受到這樣的痛苦，能否往生西方？請求老法師把這樣的道理說個明白，可以使大家安心地念佛，不再懷疑，非常感激您！」

印光大師閱完來信，提筆回覆：

「接到你的來信，知道你對於佛法的道理，尙未真正的明瞭。我們從無始以來所作的惡業無量無邊。《華嚴經》說：『如果我們所作過的惡業有體積或形狀的話，那麼即使像十方虛空這麼大的空

間，都裝不下。』我們必須知道，一個人如果以真誠心去修持，便可以轉業。他可以把後世嚴重的果報轉爲現世輕微的果報。我們凡夫肉眼，只能看見現在發生的吉凶事情，不能知道過去跟未來的因果是怎麼一回事。

這個老太太多年的精進修行，一旦遭到慘死，也許她這個苦報，可以消滅她以前所造過本來應墮三惡道果報的惡業，而轉得生善道；或者如果她在生前，真的相信並發願往生西方極樂世界，她也可在命終之後得生西方。但是因爲我們沒有神通，不敢亂猜測，說她絕對往生西方，或絕對沒有往生西方。我們可以肯定的是，作善必定得善報，作惡必定得惡報。如果作善之人得到惡報，是她前世所作的惡業所產生的果報，不是現在所作的善業果報。你們見到這位老太太得到這樣的果報，心中便有作善事沒有善報，不足以行

善的想法，這是錯誤的邪見，所以你們才會覺得驚恐懷疑。這樣的知見，其實跟沒有學佛的人沒有兩樣。

假如真正相信佛所說的話，絕對不會因為發生這樣的事，而對佛法產生驚恐懷疑。因為關於因果的道理，是重疊無盡的。今天種下的因還未產生果報，但以前所作的業成熟了，就馬上產生果報了。就好像種稻子一樣，先下種的人先收成；又好像欠債一樣，有權勢、有權利的人可以先討到錢。明白這些道理的人，不管遇到什麼境界，絕對不會懷疑因果有誤，或懷疑佛法不實。如果不知道因果的道理複雜，而產生懷疑，那是因為還沒有具足正確的知見。如你所說，念佛的人有三寶加被，龍天護佑，這是一定的道理，不至於有所虛妄懷疑。然而，把後世嚴重的果報轉為現世輕微的果報，這樣複雜的道理，我們就不可得知了，所以不免有這種不合理的疑

惑產生。

從前印度有一個戒賢論師，德高一世，名震印度各國。但卻因為他以前所造的惡業，所以生了很嚴重的病，他的病讓他非常痛苦，幾乎到了無法忍受的地步，因此想要自殺。後來感得文殊、普賢、觀世音菩薩現身，勸他說：『你從前曾多世作爲國王，惱害眾生，本來應當長久墮入惡道之中。現在因爲你弘揚佛法，所以以人間的小苦，消滅長久墮入地獄的大苦，你應該忍耐。』不明白前世因緣的人，都會說戒賢論師不是得道高僧，才會生如此嚴重的病！或者有人也會說：『像這麼有修行的人，都會得到這麼嚴重的病，佛法還有什麼靈感跟利益呢？』沒有善根的人，就會因此而退道心；又或者看到造惡業之人，得到善報，同樣也對因果起了懷疑。殊不知其實這都是因爲前世所造的因，而後來得到的果報。既然作

善的人可以把後世嚴重的果報轉爲現世輕微的果報，當然也有些造惡的人會把現世輕微的果報轉爲後世嚴重的果報。這些因緣果報都是複雜而難以說明的，祈望你能明察。」

原文見《印光法師文鈔續編》上冊，頁三〇

## 怎樣令果樹不長蟲？

有位居士，家鄉很多人種植橘子，而橘樹容易長蟲，捕捉撲滅會有殺生問題，因此向大師請教該如何作才如法？大師回信說：

「如果能以至誠心持《大悲咒》水，一百零八遍，然後用《大悲咒》水，灑向果樹，邊灑邊持《大悲咒》，這樣即使果樹還有蟲，也不至於很多。如果能做到十分的至誠懇切，那麼可以做到沒有蟲。



如果不會持《大悲咒》，可以念《準提咒》或是《往生咒》或是《心經》，如果全都不會，那麼就至誠念『南無大慈大悲救苦救難觀世音菩薩』一萬聲（預先準備一碗淨水，念完以此淨水灑向果樹），要去果園的途中，一定要邊念聖號，到了果園，灑淨水的時候，也要邊念聖號。如果肯每天常念，或在果園周圍念，果樹必定長得茂盛，果實一定豐收。

世間人不知道這個道理，只貪圖利益。如果能依照我所說的方法去作，果樹一定不長蟲，果實一定豐收。別人看到了這樣的成果與利益，一定也肯念咒或持觀音聖號。果樹一旦長了蟲，要想大家不撲滅很困難，必須要從如何不長蟲做起，才是根本的解決辦法。」

## 性情暴戾如何改？

有位居士寫信向印光大師請法：「自己性情暴躁，常常發脾氣，該怎麼調伏？」

大師回信告訴他：

「性情暴戾是過去世所帶來的習氣，不容易息滅。但是學佛，應以對治習氣為第一步功夫，能克除一分習氣，修行才算得到一分功夫。否則只是修因而沒有產生結果，等於沒有得到修學佛法的利益，沒有與佛法相應。」

既然知道自己的脾氣不好，容易暴躁，應該常常告訴自己：『我事事不如別人；如果是別人虧欠我，也當作是我虧欠別人。』

覺得自己對所有的人都有了一份虧欠感，自己常感到很慚愧、抱歉。暴戾之氣就會消失，不再生起。

凡是性情暴戾的人，都是因為心中有傲慢之心，如果能常常對所有人懷著一份抱歉之心，自然能夠心平氣和，不會再貢高我慢，氣勢凌人了。」

原文見《印光法師文鈔三編》上冊，頁五三一

## 害蟲該殺嗎？

有位居士寫信給印光大師，他提出猛獸、毒蛇、蝗蟲之類都是害蟲，殺害這些蟲可以說是爲民除害。大師針對此言論，作了嚴厲的駁斥：

「猛獸、毒蛇、蝗蟲之類都是因爲感應到人心凶惡，才傷害人類。如果我們能夠對牠們念佛，心中生起善念，牠們一定會自動離開，不會傷害任何人，哪能說殺牠們是爲民除害呢？你說這種言論會引發人造殺業，將來永生永世必受被殺的業報。你學佛受持不殺生戒，而說如此可惡的言論，如果不懺悔，必然會遭到天譴。

從前，有一個人名叫龍梓修，他在江北的某個地方作知縣，有

位縣民前來呈報，說明農作物深受蝗蟲之害，人民苦不堪言，請知縣查驗並代為除災。龍梓修親自到場查看，到了災區之後，雙腳所站的地方，只覺得異常鬆軟，但卻不見蝗蟲的蹤跡，問人民：『蝗蟲在哪裡？』人民回答說：『我們腳底下所踏的都是！』龍梓修仔細一看，地面上有好幾寸厚，好幾里寬，十多里長，盡是未長翅膀的蝗蟲蛹，他日這些蛹變成蝗蟲，恐怕足以遮蔽天日。龍梓修嚇得說不出話來，自認為無法處理這樣的災害，因此跪倒在地，至誠祈拜天地，讓蝗蟲滅亡，人民可以繼續生活下去。經過兩三個小時，天空下起一場大雷雨，蝗蟲蛹隨著雷雨而滅亡。這是人沒有辦法解決的災害，而求天相助滅蟲的一大感應事蹟。如果龍梓修命人用火燒或用土埋蝗蟲，也不一定會有這麼大的力量。

又有一個小女孩，買了一隻蒼蠅拍，看見蒼蠅就拍，越拍蒼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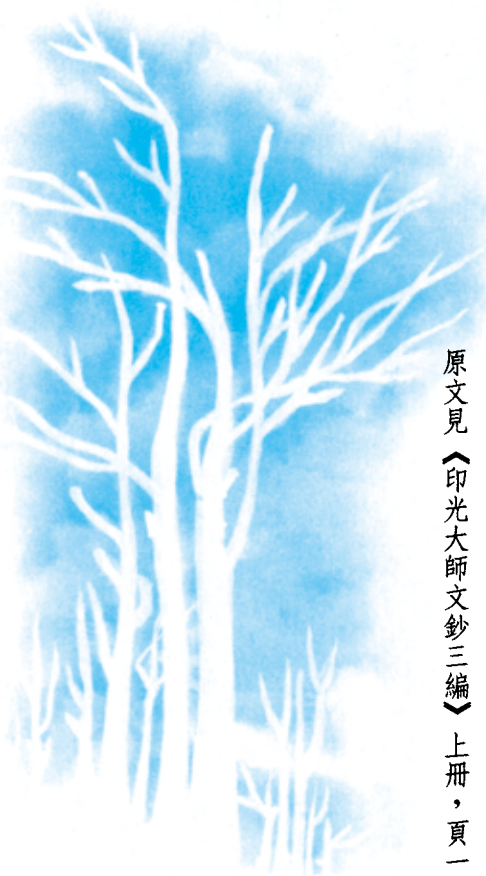
出現得越多，後來整間屋子都飛滿蒼蠅。小女孩的祖母是個念佛人，她打開窗戶，大聲念佛請蒼蠅出去，果然蒼蠅相繼離去。這小女孩頗有善根，看見念佛可以使蒼蠅自動飛走，便停止再殺害蒼蠅。否則她天天造下殺業，自己的壽命也會漸漸減損。

至於孫叔敖殺兩頭蛇的事情不可以學，因為並非人人都有他這樣的存心與善念，如果不是心存好意，殺蛇就是造殺生罪業，這件事就會教人造殺生罪業。而且雙頭蛇是罕見的動物，所以孫叔敖殺了牠，將牠埋起來，不想再讓其他人受害，牠可能不再出現。但是猛獸、毒蛇、蝗蟲之類的生物，不是殺了牠們就能永除禍患，希望大家能發慈悲善心，一同念佛，這些動物一定能有所感應，會自動離去，不會傷害任何人。

《普門品》中說：『若惡獸圍繞，利牙爪可怖，念彼觀音力，

疾走無邊方。虻蛇及蝮蠍，氣毒煙火然。念彼觀音力，尋聲自回去。』可見動物是可以透過善力感化的。你不知道事情的真相，而說這種害人害己的極重惡話，如果再不爲你說破，未來你所遇到的眾生都會變成是你的怨家。這些話不可再亂說了。」

原文見《印光大師文鈔三編》上冊，頁一七二



## 放生的真義

現代有許多人喜歡放生，原因大多是希望能為自己做「功德」，自己能得到「健康長壽」的福報。然而我們真的了解放生的真義嗎？放生應該注意哪些事呢？大師提出了以下的提醒：

「印光一向不主張在佛菩薩聖誕日，或者初一、十五這些特定的日子放生。因為大家都習慣在這些日子放生，在這些日子放生的人特別多，捕生者會因此而捕捉的特別多。在放生之後，這些捕捉者又再去捉。

可惜許多人放生是因為好名，一定要在這一天追隨大家放生；也有些人是因為要做人情而因循了事，如果不在特定的日子就不肯

放生！

又放生地點要注意選擇，例如：害魚之類不可以放入池塘中，否則其他的魚會被牠吃掉，這就好像把賊放到村落裡面，村民將有損失財命的危險。

放生其實很難做到完全如法，所以最根本的解決方法是提倡戒殺吃素。平時舉行放生是希望大家能體會放生的意義，若是放生不能如法，其實也只是功過相抵而已。

放生說是爲了救護眾生，其實是爲了救人類。試想人類如果不殺生，哪裡還需要放生呢？然而世上吃眾生肉的人越來越多，如果不提倡放生，久而久之，全世界的人將成爲野蠻民族。所以放生是爲了讓這些愛好殺生吃肉的人可以反省警誡。

放生的人應該是以不忍心殺生爲本意，不能認爲是因爲某類眾生殺害多少生物，所以不能放生。如果有這種想法，就會以爲魚類

大多吃小魚、水蟲，放一條大魚，牠一天會吃掉無數的小魚，那麼是放一條生命，殺害多數眾生，這樣就功少過多了，如此想法也是有所偏差。（害魚或大魚不是不能放，只是放生地點要注意）

放生時要至誠念佛持咒，所有放生的儀式只不過是表法而已，如果大家一起放生，則按照放生儀式進行，個人放生至誠念佛就可以了。

放生如果是在夏天舉行，速度要快，不可以儀式繁雜、耽擱太久，否則這些生物的壽命會減損，甚至斷命。在家居士放生，儀式可以從簡，如果是真誠之心，按照儀式而行也可以。若是爲了面子而求形式一定要跟出家師父的儀式一樣，這是一種我慢的心態。佛法是圓融的，作任何事情應該善用其心分辨是非善惡。」

原文見《印光大師文鈔三編》上冊，頁二二〇

## 求子妙法

有一位居士，結婚多年一直沒有孩子，因而請教印光大師，求子的方法，大師作了以下的開示：

「我教你三個方法，你夫婦兩人，若是能依照我說的方法去實行，必定能得到有福報、健康、聰明又有智慧的兒子。

第一，每天要虔誠禮拜觀世音菩薩，稱念觀世音菩薩的名號。第二，必須要心存仁慈善良，多幫助別人，力行一切善事。第三，要分房而眠，斷絕房事，等到你們身體調養好了，在妻子生理期結束之後，選一個天清氣朗的晚上，共宿一夜，必定能夠受孕。從此以後，依然分房而眠，千萬不可以再同房。

因為禮拜、持念觀音菩薩的緣故，你們生下的孩子，一定具有善根福德，聰明智慧。因為心存仁慈善良，力行善事，生下的孩

子，一定長壽。調養好身體再受孕，因為父母的身體健康，所以生下的孩子，也必定健康。你們受孕之後不再行房，生下的孩子，不會有胎毒，長瘡疹等。實行這些方法，你們必定能得到一個健康、有福德的孩子。

如果你與妻子共眠一室，常常行房，可能身體健康會受損，嚴重的話還會早逝；即使你們真的有了孩子，可能會流產；如果這孩子能長大成人，因為先天不足的關係，可能以後也沒什麼作為，他的精神、才華、智慧都太少，像這樣怎能有成就呢？

世間人不明白這個道理，以為常常行房，才能生子，這是最錯誤的見解。你若能依以上所說的方法行之，約一年的時間，一定可以求得好子女。」

原文見《印光大師文鈔三編》上冊，頁一七九

## 毒乳殺兒女

印光大師開示：

「女人如果生氣之後，再餵小孩母乳，這個小孩會中毒而死。因爲生氣之後，母乳會產生毒素，變成毒汁。」

十幾年前我看過一本書，書上寫了一件事情：「有一位外國女人，脾氣很不好。有一次她生氣後餵小孩吃母乳，她的小孩喝奶後就死了，她也不知道是什麼原因。後來，她又生了一個小孩，同樣又在生氣之後餵小孩母乳，小孩又死亡了。因此她懷疑是母乳有毒，於是請人檢驗自己的乳汁，果然在母乳中發現了毒素，這才知道兩個孩子都是被母乳所毒死。」

最近，有一個老太太來皈依，我勸她吃素，跟她提起肉類都會有毒素，並舉了前說的典故作證明。她聽了之後，恍然大悟，說她

家兩個小孩也都是這樣死的。年輕的時候，她的丈夫個性蠻橫，稍不順從他的意思，就會被毒打。有一次，丈夫打她，小孩看了就哭，孩子哭了她就餵吃母乳，喝完奶，孩子就死了。她也不知道原來就是因為乳汁有毒，小孩才會死。她的媳婦，也因為生氣後餵孩子母乳，孩子就死了。由此可知世間上因為喝了有毒的母乳而喪命的孩子，不知道有多少？因為這個外國女人的檢驗，這位老太太才明白了真相。

凡是餵孩子母乳的女人，千萬不要生氣。如果生氣了，當天不可以再餵小孩母乳，必須等到隔天心平氣和，絲毫沒有怨氣之後，才可以再餵乳。如果在生氣當天就餵乳，孩子或許馬上會喪命；如果沒有馬上喪命，過不久也會死。這種禍害，無論是以前或現在的醫學都沒有說明，我是因為近來有所閱歷才知道。

女子從小就要學習柔和謙虛，結婚後所生的孩子，必定生產順

利、必定善良、必定不會早夭、必定不會生病。凡是孩子嬰兒時就喪命，多半是母親常常生氣的緣故。天下古今因爲毒乳而殺兒女的人，不知道有幾恆河沙數，豈不可憐？

原文見《印光法師文鈔三編》下冊，頁一〇九五～九六

## 兄弟相處之道

有一位居士，因與兄弟的相處及財產的分配有一些紛爭，向印光大師請法，大師作了以下的開示：

「家裡的事，只可以用父母兄弟的情分來談，不可以用我對他錯的是非觀念來說。兄弟不合，大部分是因為父母偏心所引起的，因為父母偏愛一方，所以對方會事事佔便宜。如果吃了虧的兄弟，能夠退一步想，譬如說：假想自己生在一個貧窮人的家裡，衣服、食物、房子都沒有，那麼要爭什麼呢？如果父母留下的財產，多留給某一位兄弟，兄弟畢竟是親人，總比被盜賊奪去了好。如果盜賊來搶，我們也沒有辦法保住這份財產啊！所以給了兄弟還是好的。有了這樣的想法，就不會再起計較分別之心了。」

原文見《印光大師文鈔三編》上冊，頁二三一

## 白髮人送黑髮人

世間最傷感的事，莫過於白髮人送黑髮人。有位居士因為遭遇兒子早逝，傷心不已，因而怨天尤人。印光大師，對他做了以下的開示：

「接到你的來信，知道你的兒子夭折了。人如果遇到這種情境，容易怨天尤人，生起懈怠之心。你應當知道人生因果複雜，有如是因，產生如是果；今天會發生這樣的事情，一定是以前我們造作了這樣的因，知道前因後果的道理，就不會生起怨天尤人的心態。明白善德能夠感動天地，就不會因為小小的逆境，而退失了想要精進修行的道心。譬如天氣變化無常，可能剛剛才轉熱，又突然來了一陣寒流；或者是剛轉涼，卻又突然變得很熱。這些現象都只

是暫時的變動，並非恆久都會這樣。所以修行只求盡自己的心力，不必在意當前出現的是逆境或順境。能夠這樣想的話，必定能招來福報。

如果因爲一點小小的逆境，就認爲修行沒有用，這跟沒學佛的人知見沒有兩樣。縱使我們一生都沒有遇到不如意的事，也很難達到完全都是快樂的境界。如果你能繼續精進修持，相信必定會獲得一個長壽、有德的好孩子來投生當你的孩子。

如果做父母的人只希望孩子長壽，而不論他品德好壞，那麼社會上那些爲非作歹、殺父殺母的人，他們的父母，不是都要慶幸自己生了一個沒有夭折的孩子嗎？其實，這種不成器的孩子夭折了，正是因爲父母的善德所感。

希望你能專心念佛，消除業障，恆遇吉祥！」

原文見《印光法師文鈔三編》上冊，頁四〇八

## 對老聿人的開示

一位七十幾歲的老人，向印光大師請法，要如何修行才能往生西方？大師作了以下的開示：

「妳已經七十幾歲了，不久就要死了，現在就要把一切事都安頓好，心裡除了念佛之外，沒有一件事值得牽掛，這樣臨命終時才不會有障礙。」

如果現在妳還這樣都放不下，看不開，到了臨命終的時候，所有貪念衣服、首飾、房屋、子孫的心就會現前，如何能往生西方呢？如果不能往生西方，妳一生守節、念佛及所做過的善事，完全只變成了人天福報。

妳現在還沒有智慧，雖然常精進念佛，心中還沒有決定要生西

方極樂世界，到了來生享福的時候，又被世間的福報所迷惑，造種種的惡業，造了惡業就必定要墮畜生、餓鬼、地獄等惡道去受苦，這種大苦都是因為現生念佛，卻不知道要決心求生西方極樂世界所感召的苦。

我擔心妳會變成這樣，所以先為妳說明，如果妳肯依我所說的方法去作，就不會因福得禍。雖然妳現在身體還很強健，但是要當作就要死了想，現在要穿的衣服留著穿，凡是綢緞、皮襖等貴重的衣服，都分給妳的孫媳。首飾、金銀、翡翠等值錢的東西，都捐給慈善機構作救濟的事業，以此功德回向往生西方。如果妳還不能發大心喜捨，那就把它分給妳的親人，自己身邊絕對不可以留這種令人起貪戀痴心的東西。所有養老的存款，都交給兒孫，田地、房契等都必须交代得乾乾淨淨。妳心裡除了念佛之外，不要有任何的念頭，就連死後這個身體，別人會怎麼處理，都不用擔心。把孫子、

曾孫都當做不認識的人，不要去管他們的是是非非，只管念妳的佛，一心盼望佛來接引妳去西方。如果能這樣做，一切通通放下，到了臨命終，自然感應佛菩薩前來接引往生西方。

如果仍舊貪戀一切好東西、錢財、田地、房屋、衣服、首飾、兒女、孫子等，萬萬也不能得到佛的接引往生西方。如果不生西方，妳是修福之人，將來是有痴福可享，後因享福而造罪業，享完了福，一口氣不來，便墮三惡道。因為惡業蒙蔽，心識不明，縱然有活佛來救妳，也救不了妳，這樣豈不是很可憐！願妳能相信我所說的話，果能相信，即是太幸！」

原文見《印光法師文鈔續編》下冊，頁七〇八

## 回向的意義

自己所修的一切善事，無論是誦經、念佛等，隨自己所做的種種功德，將來一定可以得到種種的人天福報。回向，就是把現在這些功德，將來得福報的善因，迴轉向西方極樂世界，作為超凡入聖、了生脫死，以至將來究竟成佛的果報。不再只是人天之福而已。

用這個『回』字，有不隨世情的意思，用『向』字，有決定希望脫離、出世的意思。所謂回因向果、回事向理、回自向他。我們所做的功德，本來是人天福報因，現在將它回轉向得涅槃之果；本來所做的功德，是生滅事，現在將它回轉向不生不滅的實相妙理；

本來所做的功德，屬於自行，現在回轉向法界一切眾生，這是回自向他。

回向真如實際，心心契合，這是回事向理；回向佛果菩提，念念圓滿，這是回因向果；回向法界眾生同生淨土，這是回自向他。

回向的方法雖然不一樣，但是必以回向淨土，是唯一不二的最佳妙法。因為如果發其他大願，而不求生淨土，則大願難以成就；如果得生淨土，沒有不可以成就的願望。因為如此，凡所做的一切功德，雖然有不同的期望，但是一定要回向淨土。

原文見《印光法師文鈔三編》上冊，頁四五九

## 第三篇

# 字字珠璣

本篇從《印光法師文鈔》中，精選了大師的法語共一百零八則，這些法語句句真切、字字珠璣，值得我們奉為圭臬，時時讀誦。



●念佛求生西方，以真信切願爲前導，以至誠持念爲正修。

●念佛真利益，爲大智慧人及愚夫愚婦能得。其似有智慧，不願隨愚夫愚婦之班者，皆不能得。

●其有平日自命通宗通教，視淨土若穢物，恐其污己者，臨終多是手忙腳亂，呼爺叫娘。其有老實頭持戒念佛，縱信願未極，瑞相不現，皆是安然命終。其故何哉？良由心水澄清，由分別而昏動；識波奔涌，因佛號以渟凝。所以上智不如下愚，弄巧反成大拙也。

●教理行果，乃佛法之綱宗；憶佛念佛，實得道之捷徑。

●九界眾生離此法（淨土法門），上不能圓成佛道；十方諸佛捨此法，下不能普利群生。所以往聖前賢，人人趣向；千經萬論，處處指歸。自《華嚴》導歸之後，盡十方世界海諸大菩薩，無一不求生淨土。

●信因果，勤念佛。

●藥無貴賤，愈病者良；法無優劣，契機則妙。在昔之時，人根殊勝，知識如林，隨修一法，則皆可證道。即今之世，人根陋劣，知識稀少，若捨淨土，則莫由解脫。

●自量己力，非仗如來宏誓願力，決難即生定出生死。從茲唯佛是念，唯淨土是求。

- 誠與恭敬，實爲超凡入聖、了生脫死之極妙秘訣。
- 持名（念佛）一法，乃入道之玄門，成佛之捷徑也。
- 末世眾生，無論有善根無善根，皆當決定專修淨土。善根有，固宜努力；無，尤當篤培。
- 敦倫盡分，閑邪存誠，爲入佛之階梯；信願念佛，求生淨土，乃萬行之歸宿。
- （印光）所恨色力衰弱，行難勇猛，而信願堅固，非但世間禪講諸師不能稍移其操，即諸佛現身，令修餘法，亦不肯捨此取彼，違背初心。
- 薦亡之法，唯念佛最爲第一。
- 念佛法門，實爲佛大慈悲普度一切無力了生死之眾

生，而令其即生速了之無上要道也。

●今日之國運危岌，民不聊生，皆是一班無智慧修行人之來生福報所搗亂而成者。汝打什麼窮妄想，欲不墮惡道，不生西方，則一生不墮，二生不墮者便少也。

●念佛必須攝心，念從心起，聲從口出，皆須字字句句，分明了了。又須攝耳諦聽，字字句句納於心中。耳根一攝，諸根無由外馳，庶可速至一心不亂。

●家庭教育為治安之本，因果報應為制心之法。

●家庭教育為改造社會、培植新人之根本途徑。

●生子非難，教子尤難。許多不洞事之人，無子求菩薩，及其得子，唯知寶貴，從茲養成廢器者多多。譬

如種田，只知求好種子，及其苗茁以後，則所有除莠、澆灌等手續概不一用，其稻種雖好，尚能望其收穫否？

●今日之人女，即異日之人母。人欲培植國家，當以教女爲急務。

●教女一事，重於教子多多矣！而余所謂教女爲齊家治國之本，及治國平天下之權，女人家操得一大半，乃真語、實語也。

●天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果能人各提倡因果報應，及家庭教育，則賢才蔚起，而一切搗亂及土匪強盜，不復再生。

● 惜有限之精神，辦末後之事業<sup>註</sup>，其老年人之第一要緊著子也。

註「末後之事業」指的是了脫生死之大事。因老年人來日無多，應以有限的生命、時間一心念佛，求生西方，此乃一生中最重要的事。

● 敦倫盡分，閑邪存誠，諸惡莫作，眾善奉行，先作世間好人，乃能進修佛法。

● 凡見一切女人，均作母、姊妹、女想，及自妻亦作此想，則淫欲魔無如何矣！

● 人生欲得無病健康，必須極力節慾。

● 倘外現修持之相，而內無真實之心，則是假善人。假

善人何能得真利益乎？

●若學佛之人不以躬行實踐爲事，則與世俗之伶人無異。在當場，苦、樂、悲、歡，做得酷肖，實則一毫也與己無干。

註學佛的人，若是聽聞佛法，而不身體力行、實踐佛法，跟演戲的人哪有什麼兩樣。演員們在舞台上，表演著苦、樂、悲、歡，縱然演技精湛演得再好、再像，實際上與真實的自己一點也不相干。

●學佛之人當具遠見。若只知目前三尺地，則無往而不途窮路盡也。

●重重災病，總由宿業深而現行不謹所致。

● 今人每務虛名，不修實行，此是學佛之一大障礙。若不做假，則一滴雨一滴濕；做假則如夢中吃飯，無益工玄 枵腹。

● 若夫通方開士，過量大人，世法全是佛法，業道無非佛道。

● 我釋子，以成道利生爲最上報恩之事，且不僅報答多生之父母，並當報答無量劫來四生六道中一切父母。不僅於父母生前而當孝敬，且當度脫父母之靈識，使其永出苦輪，常住正覺。

● 佛法，殆非凡情世智所能測度之法也。

● 佛法自無權力以脅人服從，必賴聖君賢相護持，方能

流通天下耳。倘其法果如韓、歐所言，悖叛聖道，危害中國，豈但古今聖君賢相不能相容於世，而天地鬼神將亦誅滅無疑也久矣！又何待韓、歐等託空言而闢之也耶！

● 既見本來面目，然後看經修行，方知一大藏教，皆是自己家裡話，六度萬行，皆是自己家裡事。

● 隨順世相，修出世法。

● 欲得佛法實益，須向恭敬中求。有一分恭敬，則消一分罪業，增一分福慧；有十分恭敬，則消十分罪業，增十分福慧。

● 凡修念佛法門者，務須敦倫盡分，閑邪存誠，諸惡莫

作，眾善奉行。真爲生死，發菩提心，普勸同人，求生極樂。

●爲佛弟子，必須敦倫盡分，閑邪存誠，諸惡莫作，眾善奉行。存好心、說好話、行好事，如此行去，方爲真佛弟子。若口雖念佛，心存不善，則與佛氣分相反，不能得念佛之實益。

●學佛之人，一舉一動，皆須留心。

●人生世間，第一要親近良師善友。有良師善友，便可歸於正道。

●無論在家在庵，必須敬上和下，忍人所不能忍，行人所不能行。代人之勞，成人之美。靜坐常思己過，閒

談不論人非。行、住、坐、臥，穿衣、喫飯，從朝至暮，從暮至朝，一句佛號，不令間斷。或小聲念，或默念。除念佛外，不起別念。若或妄念一起，當下就要教他消滅。常生慚愧心，及生懺悔心，縱有修持，總覺我功夫很淺，不自矜誇。只管自家，不管人家。只看好樣子，不看壞樣子。看一切人皆是菩薩，唯我一人實是凡夫。汝果能依我所說而行，決定可生西方極樂世界。

●學道之人，以治習氣爲修行第一步工夫。若能克除一分習氣，其工夫方始實得一分。

●學道之人，須去習氣。傲慢習氣，實爲入道之障。

● 吾人出家爲佛弟子，固當以佛之平等大慈大悲爲志事，不可仍帶在家一種驕慢自大、藐視一切、任意作爲、不依舊章等派頭。

● 急躁心，乃修行人之大障，能放下此心，則當體清涼矣！

● 古云：「寧可千生不悟，勿教一時著魔。」聰明自矜之人，多多犯此種病，以自心先含一種乖張戾氣，故爲魔乘之先容。若無浮躁自矜，魔將遠避矣！

● 了生死，是人生最大的一件事。

● 佛法真利益，唯恭敬至誠者，能得其全。

● 欲得佛法實益，當向恭敬中求。

● 事事以誠爲本，念念常省自心。

● 何謂苦因？貪、瞋、癡三毒是。何謂善因？濟物利人是。

● 念佛根本道理，是要人生信發願，求生西方，了脫生死。不可只發求世間富樂，不求西方。

● 今人每見一法有效，則不加揀擇，完全襲行。致有未得實益，先受大損。譬如食瓜果宜去其皮核，非可完全食，亦非可完全去，是在學道之人善用其心。

● 念佛之人，以省事爲妙。若過爲張羅種種行儀，或致疲勞。然法無定相，不可固執，亦不應泛濫，唯取得益合機爲事耳。

● 凡修行人，只可息心淨念，不可起越分之希望。

● 當極努力做人，必須要孝順父母，親近有德之人，遠離荒唐之輩。必須閑邪存誠，克己復禮，諸惡莫作，眾善奉行。

● 現今之世，若欲挽回世道人心，必須以敦倫盡分，知因識果，閑邪存誠，克己復禮，諸惡莫作，眾善奉行，信願念佛，求生西方為主。

● 談玄說妙，雖似高超，倘不重躬行，則成以身謗法。

● 學佛之人，必須敦篤倫常，克盡己分，閑邪存誠，克己復禮，諸惡莫作，眾善奉行，戒殺護生，屏除酒肉，加以深信發願，念佛名號，求生西方。

●淨土法門，爲佛法中最平常、最高深之法門。若非宿具慧眼，實難深生正信。

●當以至誠念佛，爲消除業障、增長福慧之道。

●都攝六根淨念相繼，專注一境，畢命爲期。

●修行以對治煩惱習氣爲本，省己以不肯放縱自欺爲功。

●不孝父母，不教子女，乃佛法中之罪人。如此而求得佛感應加被，斷無是理。

●學佛之人，務在躬行，今人多圖口頭暢快，是說食嘉美，無益枵腹，可哀也！

●死——修行人念念不忘此字，則道業自成。

●念佛方能消宿業，竭誠自可轉凡心。

●當力行善事，力戒惡事，近之則希賢希聖，遠之則了生脫死，成佛覺道矣！

●學佛者，務要去人我之見，須己立立人，自利利他，然後方可言入道。

●念佛一法，最好學愚夫愚婦，老實行持爲要，俗言：「聰明反被聰明誤，可不懼乎？」

●一句南無阿彌陀佛，只要念得熟，成佛尚有餘裕，不學密法（他法），又有何憾？

●當主敬存誠，於二六時中，不使有一念虛浮怠忽之相。及與世人酬酢，唯以忠恕爲懷。則一切時、一切

處，惡念自無從而起。

●今見好心出家在家四眾，多是好高騖遠，不肯認真專修淨業；總由宿世善根淺薄，今生未遇通人。

●隨忙隨閒，不離彌陀名號。順境逆境，不忘往生西方。

●業障重、貪瞋盛、體弱、心怯，但能一心念佛，久之自可諸疾咸愈。

●汝信心頗深，但好張羅及好遊、好結交，實為修行一大障礙。其沈潛杜默，則其益無量。戒之！

●汝是何等根基，而欲法法咸通耶？其急切紛擾，久則或致失心！

●佛固不見棄於罪人，當承茲行以往生耳。

●需信娑婆實實是苦，極樂實實是樂，深信佛言，了無疑惑。

●應發切實誓願，願離娑婆苦，願得極樂樂。其願之切，當如墮廁坑之急求出離；又如繫牢獄之切念家鄉；己力不能自出，必求有大勢力者提拔令出。

●業識未消，三昧未成，縱談理性，終成畫餅。

●汝妄想之心徧天徧地，不知息心念佛，所謂向外馳求，不知回光返照。

●當今之時，其世道局勢，有如安臥積薪之上，其下已發烈火，尚猶悠忽度日，不專志求救於一句佛號，其

知見之淺近甚矣！

●當恪守淨宗列祖成規，持齋念佛，改惡修善，知因識果，植福培德；以企現生消除業障，臨終正念往生；庶不虛此一生，及親爲如來弟子耳！

●但當志心念佛，以消舊業。斷不可起煩躁心，怨天尤人。

●念佛要時常作將死墮地獄想，則不懇切亦自懇切，不相應亦自相應。以怖苦心念佛，即是出苦第一妙法；亦是隨緣消業第一妙法。

●須自知好歹，修行要各盡其分，潛修默契方可。急急改過，攝心念佛。

● 人生最苦，是從幼時未遇明師良友，遂至肆意縱情，造諸惡業。

● 作狂作聖，只在罔念克念而已。

● 當兢兢自守，凡有不好的念頭一起，即便生大慚愧，猶如裸露於稠人廣眾之中，慚愧欲死。如此久久，則壞念頭自然不起矣！

● 九界眾生，捨念佛法門，上無以圓成佛道。十方諸佛，捨念佛法門，下無以普度群萌。

● 總要老老實實的念佛求生西方，才不孤負如來說這個上成佛道，下化眾生，成始成終的總持法門。

● 知人生多苦，是以篤修淨業，如此之人，方為真佛弟

子。

●須知佛力不可思議，法力不可思議，眾生心力不可思議，唯在人之能虔誠否耳！

●學佛之人，古今亦有，初則知見甚高，極力自利利他，後則知見闢謬，且引一班人學己邪知謬見，爲可悲可痛。究其受病之源，皆因好戴高帽子，致無知識之人，各以高帽子爲彼戴。戴之已久，正知正見已失，完全成邪知邪見。縱欲救援，反成按劍，只好任他去。凡好心學佛者，皆當令其立志自省，庶不至成此結果也。

●事事利人，心心省己。

● 若肯取法，即《文鈔》一部，已有餘裕。不肯取法，縱以《大藏經》，也無所益。

● 臨終欲不昏沉，必須平常有真行持。平常泛泛悠悠，臨終何能清白？

● 菩薩行道，以利人爲先。

● 修行之人，必須質直無僞真實做去，方爲實行。

● 淨土法門，唯信爲本，信得極，五逆十惡皆能往生，信不及，通宗通教未曾斷惑者，皆無其分。

● 汝果能領會得《文鈔》義，縱百千庸僧外道，亦不能動搖汝心。且勿謂此係光所說恐不足依據，須知光乃取佛菩薩祖師善知識之意而說，非光自出心裁妄說

也。

● 日常隨動隨靜，將一句彌陀，當作本命元辰。其居心行事，須要與諸惡莫作，眾善奉行之宗旨合。

● 人生世間，禍福互相倚伏，唯視當人之用心如何耳。善用心者，困苦艱難皆爲解脫之本。不善用心者，富貴榮華皆是墮落之因。

西元紀年	中國紀年	年紀	重要紀事
一八六一年	清咸豐十一年·辛酉	一歲	<p>※出生。</p>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十二月十二日，出生於陝西省郃陽（今合陽）縣孟莊鄉赤東村。出生六個月後，眼睛發病，幾乎失明，後來雖然治癒，但從此視力已損。</li> </ul>
一八八〇年	清光緒六年·庚辰	二十歲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去同州考秀才時，到長安雁塔寺，計畫出家。後被長兄帶回家。</li> </ul>
一八八一年	清光緒七年·辛巳	二十一歲	<p>※出家。</p>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在終南山南五臺蓮華洞寺出家，禮道純和尚為師。</li> </ul>
一八八二年	清光緒八年·壬午	二十二歲	<p>※受具足戒。</p>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至湖北竹溪蓮華寺掛單。</li> <li>至陝西省興安縣雙溪寺，於印海定公律師座下受具足戒。</li> </ul>
一八八三年	清光緒九年·癸未	二十三歲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在終南山隱居，住在太乙峰，朝夕念佛，兼讀經藏，深入法海。</li> </ul>
一八八四年	清光緒十年·甲申	二十四歲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在終南山念佛。</li> </ul>
一八八五年	清光緒十一年·乙酉	二十五歲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住陝西南五臺山。</li> </ul>
一八八六年	清光緒十二年·丙戌	二十六歲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住陝西南五臺山。</li> <li>朝五臺山。</li> <li>十月十四日，入紅螺山資福寺念佛，自號「繼廬行者」。</li> </ul>

一八八七年	清光緒十三年·丁亥	二十七歲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正月朝禮五臺山。禮畢仍回紅螺山資福寺。歷任雲水堂『香燈』、『寮元』等執事。因任『藏主』，得以閱讀《大藏經》。</li> </ul>
一八九〇年	清光緒十六年·庚寅	三十歲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由紅螺山至北京龍泉寺任職『行堂』。</li> <li>冬，行腳東三省。</li> </ul>
一八九一年	清光緒十七年·辛卯	三十一歲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行腳返京，住圓廣寺。</li> </ul>
一八九二年	清光緒十八年·壬辰	三十二歲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住北京圓廣寺。</li> </ul>
一八九三年	清光緒十九年·癸巳	三十三歲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在北京與化聞和尚見面，應化老之邀，南下至浙江普陀山法雨寺，住在藏經樓。從此兩度閉關修持。</li> </ul>
一八九五年	清光緒二十一年·乙未	三十五歲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春，到寧波阿育王寺，拜舍利子數十日。</li> </ul>
一八九七年	清光緒二十三年·丁酉	三十七歲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第一次講經。</li> <li>夏，因應大眾之請，開講《彌陀便蒙鈔》一座。</li> <li>在法雨寺與虛雲老和尚初次見面。</li> <li>講經畢，在法雨寺的珠寶殿側閉關。</li> </ul>
一八九八年	清光緒二十四年·戊戌	三十八歲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在普陀山法雨寺閉關中。</li> </ul>
一九〇四年	清光緒三十年·甲辰	四十四歲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到北京協助諦閑法師請藏。完成後，仍返法雨寺藏經樓。</li> </ul>

一九一一年	清宣統三年·辛亥	五十一歲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 太虛法師到普陀山與大師會面，大師作兩首偈贈太虛大師。</li> </ul>
一九一二年	民國元年·壬子	五十二歲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第一次對外發表文章。</li> <li>· 高鶴年至普陀山拜訪大師，臨走前帶走大師所寫的四篇佛教論文到上海，刊登在《佛學叢報》，署名『常慚』。</li> </ul>
一九一五年	民國四年·乙卯	五十五歲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 仍在普陀山法雨寺。</li> <li>· 高鶴年居士在終南山營修僧尼普同塔、念佛堂。且計畫在大覺精舍建造茅篷，預備迎請大師回陝西居住。</li> </ul>
一九一七年	民國六年·丁巳	五十七歲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第一次發表信稿。</li> <li>· 徐蔚如居士從朋友處，獲得大師的三封信函，以《印光大師信稿》題目印行。</li> <li>· 高鶴年居士與上海多位居士合組佛教義賑會。復至普陀山與大師會面。</li> </ul>
一九一八年	民國七年·戊午	五十八歲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印光法師文鈔初編》正式印行。</li> <li>· 住在浙江普陀山法雨寺。</li> <li>· 七月二十六日，下山欲至揚州刻經院刻印經書。因初次出山，人地生疏，請高鶴年居士陪同。至上海，找到一處冷落小廟——天臺中方廣下院住宿。</li> </ul>

			<p>後由高氏介紹，大師與狄楚青、程雪樓、王一亭、陳子修、鄧心安諸居士會晤，廣說淨土因果等事。</p>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 歲春，徐蔚如以歷年搜訪所得之大師文稿二十二篇印於北京，是為《印光法師文鈔初編》。徐氏本年再至浙江普陀山拜訪大師，獲得多篇信稿。</li> </ul>
一九一九年	民國八年·己未	五十九歲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 開始為人皈依。</li> <li>※ 《印光法師文鈔續編》印行。</li> <li>• 周孟由居士兄弟奉庶祖母之命來山拜訪大師，再三懇求，必請收為弟子。大師觀察時機，難以再推辭，所以各賜法名。這是大師為人皈依的開始。</li> <li>• 秋，徐蔚如居士，以錄存各稿三十八篇印為大師《文鈔續編》。</li> <li>冬，徐氏復應僧俗之請，與商務印書館接洽，重付排印。</li> </ul>
一九二〇年	民國九年·庚申	六十歲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 徐蔚如繼上年《文鈔》印行後，復有增益，於上海商務印書館出鉛印本，於揚州藏經院出木刻本。</li> <li>• 有數弟子在上海排印《印光法師</li> </ul>

			<p>文鈔》，向大師要求附刊照片、小傳。大師堅決不允許，斷然制止。並說：『如此則並《文鈔》亦決不許印。』弟子們才作罷。</p>
一九二一年	民國十年·辛酉	六十一歲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高鶴年居士介紹大師會晤真達和尚。真達和尚請大師到三聖堂下院太平寺供養庵住，高氏送大師前往。自此大師常由普陀山法雨寺到上海弘化。</li> </ul>
一九二二年	民國十一年·壬戌	六十二歲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獲政府頒贈『悟徹圓明』匾額一方。</li> <li>• 民國政府賜大師題字『悟徹圓明』之匾額一方。大師聞知，淡泊處之。</li> </ul>
一九二三年	民國十二年·癸亥	六十三歲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 施省之發心修杭州梵天寺，邀大師前往。</li> <li>• 大師應魏梅蓀居士請，與高鶴年同至南京，是時南京名流皈依的人很多。</li> </ul>
一九二四年	民國十三年·甲子	六十四歲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 弘一大師到普陀山拜訪，親隨大師生活七日，對大師之生活行儀，惜福習勞，深感佩服。</li> </ul>
一九二五年	民國十四年·乙丑	六十五歲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 大師至南京法雲寺。</li> <li>• 德森法師與了然法師至普陀山法雨寺拜訪大師。</li> </ul>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 大師出函介紹德森法師到佛頂山藏經樓掛單。自後德森法師即依止大師，由普陀山法雨寺至上海太平寺至蘇州報國寺，直至上靈巖山寺，隨侍整整二十年。</li> </ul>
一九二六年	民國十五年・丙寅	六十六歲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增廣印光法師文鈔》發行。</li> <li>• 夏，大師到無錫，住佛學會內。三日間求皈依之男女弟子兩百多人，為無錫從未有之法緣。</li> <li>• 大師聞長安圍解，急賑三千圓。</li> <li>• 《增廣印光法師文鈔》由中華書局排印，發行時共分四卷，線裝四冊，是為正編《文鈔》。</li> </ul>
一九二七年	民國十六年・丁卯	六十七歲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 政局初更，寺產毫無保障，普陀山首當其衝，由大師捨命力爭，始得苟延保存。</li> <li>• 秋冬之間，釋大醒第二次拜訪大師，談論河南省廟產被軍閥沒收變賣的情形，大師頗顯憤慨，然而始終不說僧過。</li> </ul>
一九二八年	民國十七年・戊辰	六十八歲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 有廣東皈依弟子擬請大師前往香港定居，大師因而離開普陀山，暫住上海閘北太平寺。</li> </ul>

一九二九年	民國十八年・己巳	六十九歲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大師至上海辦印書事，急欲結束，想早歸隱。計畫應廣東弟子黃筱偉等所邀請赴香港居住。後因真達法師等人，以江浙地區信眾很多為由，一再堅留，大師決定辭去香港之請，依舊留下來。</li> </ul>
一九三〇年	民國十九年・庚午	七十歲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至蘇州報國寺閉關始（共六年）。</li> <li>・春，大師由上海到蘇州報國寺閉關。</li> <li>・明道法師遵大師的指示安排，在上海覺園佛教淨業社內創建『弘化社』佛經流通處。</li> <li>・聞家鄉陝西荒旱，匯銀一千六百圓至合陽賑災。</li> </ul>
一九三一年	民國二十年・辛未	七十一歲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在蘇州報國寺閉關。</li> <li>・弘化社由上海遷至蘇州報國寺。</li> </ul>
一九三二年	民國二十一年・壬申	七十二歲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在蘇州報國寺閉關。</li> <li>・因居士來信過多，無法一一回覆，故作『一函遍復』。</li> <li>・為靈巖山寺題額，恢復『靈巖寺』舊稱。</li> </ul>
一九三三年	民國二十二年・癸酉	七十三歲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在蘇州報國寺閉關。</li> </ul>
一九三四年	民國二十三年・甲戌	七十四歲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在蘇州報國寺閉關。</li> </ul>
一九三五年	民國二十四年・乙亥	七十五歲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在蘇州報國寺閉關。</li> </ul>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 在新、申兩報及佛學半月刊刊登「謝絕函件啓事」。</li> <li>• 民國政府全國教育會議決議：『將全國廟產作為教育基金，寺廟全部改為學校。』圓瑛法師等人聞知，同至報國寺叩關請示。大師以衛教相勉，並指示辦法。圓瑛法師等人回上海後開會，推舉代表入京都請願，教難得以解除。</li> </ul>
一九三六年	民國二十五年・丙子	七十六歲	<p>※第一次對外公開演講弘法。</p>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 在蘇州報國寺閉關。</li> <li>• 十月初六日，大師出關至上海覺園，參加丙子護國息災法會。法會初七開始，大師每日作開示法語。十月十五日法會圓滿。</li> <li>• 十月十六日，在上海覺園講三皈五戒，當場皈依的人非常多。</li> <li>• 支持、協助德森法師衛護江西壽量寺等地廟產。</li> </ul>
一九三七年	民國二十六年・丁丑	七十七歲	<p>※遷居至靈巖山寺（四年）。</p>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 在蘇州報國寺。</li> <li>• 戰火瀰漫蘇州城，因應眾人懇請，於十月初十，移至靈巖山寺安居。</li> </ul>
一九三八年	民國二十七年・戊寅	七十八歲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 在蘇州靈巖山寺。</li> </ul>

一九三九年	民國二十八年·己卯	七十九歲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在蘇州靈巖山寺。</li> </ul>
一九四〇年	民國二十九年·庚辰	八十歲	<p>※自在生西</p>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在蘇州靈巖山寺。</li> <li>十月二十七日，大師略示微疾。</li> <li>十月二十八日，召集在山全體執事及居士等至關房會談，提議妙真和尚任靈巖山寺住持，大眾皆表示贊同。擇定十一月初一為方丈升座。</li> <li>十一月初一，妙真和尚升座任靈巖山寺住持。</li> <li>十一月初三，大師對真達和尚等人開示：『淨土法門，別無奇特，但要懇切至誠，無不蒙佛接引，帶業往生。』此後精神逐漸疲憊，體溫降低。</li> <li>十一月初四，大師陸續對大眾開示：『念佛見佛，決定生西。』、『蒙佛接引，我要去了。大家要念佛，要發願，要生西方。』最後囑咐妙真和尚：『汝要維持道場，弘揚淨土，不要學大派頭。』最後在大眾的念佛聲中安詳西逝。</li> </ul>

※ 本表依據沈去疾居士著《印光法師年譜》（蘇州弘化社發行，台中佛教蓮社，88年11月印行）所編

※ 本表所記之內容，乃擇大師修行生活的重要經歷所記，欲見大師更為詳細之歷年行持要事，請參見沈去疾居士編著《印光法師年譜》。

## 參考書目：

1. 印光法師：《印光大師全集》  
（社團法人高雄市淨宗學會，西元 2000 年 10 月印行）
2. 沈去疾居士著：《印光法師年譜》  
（蘇州弘化社發行，台中佛教蓮社，88 年 11 月印行）
3. 李向平著：《印光大師傳》  
（台北，佛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民國八十七年五月，初版）
4. 陳慧劍：《弘一大師傳》  
（台北，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民國八十九年十月，修訂二版三刷）

# 印光大師的啟示

功德主名錄

委印文號：1002208

二九、〇〇〇元：〔林淑瑛、賴朱罔市、賴俊哲、黃素齡、賴澍鈞、吳宜家、吳冠伶、

往生者

吳澄岩、

往生者

吳碧霞、

往生者

吳博容、

往生者

林元全、

往生者

林卓玉蘭、

往生者

賴文慶、

往生者

黃文華、

往生者

黃江梅及吳氏、林氏、賴氏、黃氏歷代祖先暨

其冤親債主。〕

願以此功德普皆迴向，從初禮拜乃至隨順所有功德，皆悉迴向盡法界、虛空界一切眾生。

願令眾生，常得安樂，無諸病苦。欲行惡法，皆悉不成。所修善業，皆速成就。關閉一切諸惡趣門，開示人天涅槃正路。若諸眾生，因其積集諸惡業故，所感一切極重苦果，我皆代受，令彼眾生，悉得解脫，究竟成就無上菩提。

以上共計新台幣：二九、〇〇〇元，恭印一、〇〇〇本。

回向：天下和順，日月清明，風雨以時，災厲不起，國豐民安，兵戈無用，

崇德興仁，務修禮讓，國無盜賊，無有怨枉，強不凌弱，各得其所。

祝願法界一切有情，所有六道四生，宿世冤親，現世業債，咸憑法力，悉得解脫。

祝願現生者增福延壽，發菩提心，常隨佛學，勤修精進，利濟群生。

祝願已故者往生淨土，同出苦輪，共登覺岸。

附記：本會接受善信委託，代印經書、佛像，其必要之費用，均經本會審慎評估；若有結餘，均續作本會之印（購）經書及運費，為施主廣積陰德，歡迎十方大德善加利用。

普為出資及讀誦受持  
輾轉流通者回向偈曰

願以此功德  
消除宿現業  
增長諸福慧  
圓成勝善根  
所有刀兵劫  
及與饑饉等  
悉皆盡滅除  
人各習禮讓  
讀誦受持人  
輾轉流通者  
現眷咸安樂  
先亡獲超昇  
風雨常調順  
人民悉康寧  
法界諸含識  
同證無上道

佛曆二五五七年／西元二〇一三年六月

## 印光大師的啟示

發行人：簡豐文

出版者：財團法人佛陀教育基金會

地址：100台北市杭州南路一段五十五號十一樓

網址：<http://www.budaedu.org>

E-mail：[budaedu@budaedu.org](mailto:budaedu@budaedu.org)

電話：(02)23951198

劃撥戶名：財團法人佛陀教育基金會

銀行名稱：台灣銀行城中分行（請於電匯或轉帳後告知本會用途）

銀行帳號：〇四五〇〇四五九七五〇三

本會經書免費結緣之請取方式如下：

(一)親臨本會三樓講堂。(二)利用傳真：(02) 23965959

(三)撥打電話：(02) 23951198分機：11、12

(四)網址：<http://www.budaedu.org/books/>。(五)寫信指定：本會法寶流通股。

為提高服務效率，請您嚴謹考量，慎選所需經書；儘量少用電話，多利用文字方式請取，並請詳寫經書名稱、冊數及收件人姓名、地址、電話、郵遞區號，以減少本會之處理時間；若大量申請，請註明用途，且避免姓名、地址等文字上書寫之錯誤。

◎本會經書，歡迎翻印（請勿增刪），贈送流通，功德無量。

◎本會交通一

※捷運：善導寺站5號出口，至杭州南路右轉，過兩個紅綠燈。

※公車站牌：審計部站→212、299、232、205、276、605、257、262

台北商業技術學院→253、297、237

開南商工→208、295、297、15、22、671

仁愛路二段→222、297

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三八六九號

恭印：一〇〇〇本

流水號：11435  
書號：C-282-03